

63971



精
微
詩
友
朋
書
札

王
力
題



积微居友朋书札

杨逢彬 整理

责任编辑：王德亚 胡本昱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十四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一九八六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八六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十万

印张：八·五

印数：一十六〇〇

统一书号：七二八四·七一八 定价：三·九五元

相機庵《遇夫》先生像



過
丈
仁
弟
玉
圭
時
間
已
決
議
返
撫

惟
此
間
圓
文
教
員
署
高
校
酬
金
三
月
二
百
今
附
多

事
稿
公
候
遇
撫
奉
金
書
二十
元
內
印

大
款
極
少
諒

事
務
皆
居
就
業
終
任
功
課
悉
經
資
本
及
文
言
等
此

弟所貴擅長若すも毎問題重視ある
松山葉絶句ん當師大やうの以て見
計れ師大の君候様可りからず
速玉段或宣法等連聘或宣法等方東志士歎
曰く奉公不名僕太守由間頃也妻負金小珍
西遇益闇成社
大馬

明治十九年十一月廿一日

遇大通兄
手示故圭圭父玄元詩敵人
之語若以

尊釋洞為可通寧係細思
之長沙譯釋物外而達此此
真三在遠言若參鄉野語之
始見妙而齊往而校之校大概
方王之言除名物而古有同異至
動靜代物諸詞未有不与古采劉同者多儕蓋搜求考覈以證
古今言印古言二字為圓謬之
家張目一呼後以有教無考求
端示湘中太師詹郎固主

先執事所游其所考訂之以處
多便陋而誠然之者多已以夕
尚懶移齋日遊

尊庭惟晚飯如素醉飲

賜緣已約漫浮老識人于不午
時至辱請福作消亡事二會
惟以乾淨飲噉為識志竊得
先二石妨加入蓋食

某言印希居時

雖半在上係高雅被牛敬作

多謬即此

著安
申
十月朔

得賓今夕立保虛懷高遠之仰
時夕不適予虛時大方杜厚生酒

遇夫先生：

一函之墨者，而少时，仍舊發生繼續，
但往已經融入深微裏面。其後復時
向，為附用電話或電遞，往往詭譎，
卻不確。本擬面約，因在遐方，難以
多及。又多處未達，故此如是信了。

布言同。
老夫。

遇大兄鑒得書及說文字音韵三首頃之移義
僕以為門之爾若誠為藝術竟留門於善之
似未諦然實以兩耳無初愛才非其聲義於
說甚嗚節言古祇有二字耳愛才即曰才猶教老方
四老教長行日長長榮山易互子深之以教我生大
中庸中庸以此皆今之舊字由才教我行為字小
徐本說文字氣也著也舉特引大字小為說舊之多
文又至字後矣大音至上有聲區則此固難以質

古今诗词平上去入四用而南北曲分之今上去借读
为韵不归足为北曲而谓今平上去也诗之游约益
深今之为北曲固以平上去借读相沿不以谓古者上
音也特以中行作此论尤於故学可谓精于其
信为吾闻生翁古雅印间起后每诵章句

如

五月廿日

吳承仕書札手迹

遇吉慶之故與其同在歸馬久回訪
久得名可矣想全贊為赤字也謂行
之為本太極浮雲之則勿取

石卉詩將讀授方以及肉食者宜一復好
如是之十字文不以使羣而為固而布之
而其詳義止可曉大約猶有鵠妻樓小
酌坐等他人始不再遠而後陽子弟仕南

送回一聲十部

楊先生書

朱自清書札手迹

遇先生大鑑，謹啟。歲次癸卯

乙亥秋，戒甫先生，玉感！戒甫先生嘆，萬尺檣
寄依歸，亦即生悲歎矣。三翁，乞

轉奉戒甫先生教正。萬恩作答甚多，特此
列稿，以求得失，並請指教！專此，致
者，被：戒甫先生，并乞教正。

朱自清謹啟。
廿五。

陳寅恪書札手迹

遠大先生玉看昨次草行首當

李叔同

吾弟寧德老兄今年年三十有六

公事第一人也其學術造就之不拘限于所知之
事為神升五化自度不勝仰企之至多力日
函何以迫西南辭不獲已而南也高於萬心賦
廣深不盡宜後去又以胸懷洒落之故不然之
時改就西劇未難得此而一暮再得退
雖否亦多矣家中甚欲趁大假返故者甚少
時以乞代的意事久不復

著文

李叔同

庚子

題中央文
有詩甚此感何昨日晚
未得讀。首四句先記，至得空隙
復寫。是好甚為快事。省中事忙，
一書在所難過。前一函貴
病，故不寫。增加一信，現已校正，
上年來未作。書中事，恐又將
須你增益之。

郭沫若
一九五六年六月

董作賓書札手迹

遇先生：

近者史師所著佛學蓬萊錄，久未接候。乞諒！
而過留紙，後信至中月於轉手也。

首向承惠寄金文考釋，謹一厚仰。早見傳教
較甚，萬尤為精研。今大釋經略追中，精研
究，多數古今至古極矣，無以加也。至為子的事務
忙，不復有暇著筆。惟耽吟咏！蓋暮年之志。至為子的事務
忙，不復有暇著筆。惟耽吟咏！

今著以重而少能熟，名少乃可。瑞物善蓄，草率時弊，

唯聽之輕不神經。勉之幸甚！

董作賓。書六月

中國史地用表編纂社

西大學生通席桂利以來者忙
碌至來去一日一聞是久候客候
日等年

為少私其一切也

起石亦殊多存念

詞如本事現乞批正其一平空領而斗宋
成作本。擇一合板以土石為泥上書
育植房不居多計乃施互通而例所至

中國地圖表編纂社用牘

字第 一 號第 一 頁

敬工使經德之約書：出版特報字大審印
不避日耳

予善序亦於有新乞

郵局存郵局郵局花園之號

白書郵局文以客座章相識乞

五印版郵局郵局通商轉手事內由

郵局主利此無此致請

提出於所移附

中華民國廿七年五月五日

號樹根弄大門上九月廿八號電話海因

足下先生：

近來日事多忙，故
言已省。前題送。
此復。請勿挂念。方
祝！

王澤東

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

遇夫吾兄足下：

淮雨子證聞收到感謝。修辭字奉上請查收。
此序近有^之華漢子之議，尚未見之实行。弟對
素缺而究，正直閱該處一方的吉報，也有以表
我。弟在長沙時，馬下一年油印的中國語言書，
不知現在那裡？請轉告黎大森或李震西兄替我
找來，並請他們對該文加以批評等下。未易函示
弟致意為盼。此謹
弟安

弟徐特立十月八日

目 錄

胡元儀	通	一
蘇 輿	二通	二
陳承澤	一通	三
邵瑞彭	五通	四
羅 煉	二通	五
梁啟超	四通	六
黃 侃	一通	七
林義光	三通	八
錢玄同	四通	九

張爾田六通三〇

章炳麟二通三七

沈兼士十六通四〇

黃節五通五七

吳承仕七通六一

林損三通六七

阿理克二通六九

朱自清六通七一

謝國楨一通七九

王力五通八〇

李青崖一通八八

王時潤一通九〇

陳朝爵	通	九一
曹孟其	通	九二
陳寅恪	六通	九三
郭沫若	十五通	一〇〇
魏建功	通	一二三
高亨	通	一二五
董作賓	十通	一二七
羅根澤	通	一四五
楊端六	通	一四六
陳垣	通	一四七
劉永濟	通	一四九
于省吾	十一通	一五二

勞 索三通	一六五
張舜徽 通	一六九
郭紹虞 通	一七三
周祖謨 三通	一七四
魯實先 四通	一七八
薩本棟 通	一八三
田星六 通	一八四
余 遜 通	一八六
梁啟雄 通	一八八
馬宗霍 二通	一八九
顧頽剛 二通	一九二
羅倬漢 通	一九六

王重民	<small>三通</small>	一九七
容 庚	<small>三通</small>	二〇一
徐楨立	<small>一通</small>	二〇五
鄭 奠	<small>一通</small>	二〇七
丁聲樹	<small>一通</small>	二〇八
詹安泰	<small>一通</small>	二一〇
王 易	<small>一通</small>	二一一
朱芳圃	<small>三通</small>	二一五
馬敍倫	<small>一通</small>	二一七
毛澤東	<small>三通</small>	二二〇
羅常培	<small>通</small>	二二三
陶孟和	<small>六通</small>	二二五

徐特立 通 二三五

徐炳昶 通 二三八

胡厚宣 六通 二四〇

姚徵 元 通 二四八

黎澤泰 通 二五一

徐中舒 通 二五二

柯純卿 通 二五三

尹石公 通 二五四

整理後記 二五六

胡元儀

仲遇賢弟足下：

閱所呈《讀禮記》數則，大有精思，能知經意，甚可喜慰。昨夜燈下
遂爲評閱，細觀之自明耳。三禮非鄭君不足師也；宋人攻鄭，不知鄭之門
逕也；今人好與鄭立異，忌鄭之名也。宋人攻鄭，其罪似大而實小；今人
異鄭，其罪似小而實大。不可不知之也。

元儀再拜

二

璿箴、仲遇兩賢弟足下：

元旦久談，新年一樂。前問詠歌之業，當師法古人。近環地球內，唯王玉秋先生耳。遜可請業焉。茲以《夜雪前後集》一本送閱，七絕之法，盡乎此矣。外錄拙詩二紙，殊不足言，一笑置之。包慎伯《十七帖考證》可擲交去人，急欲一觀。前人既先我言之，拙作可燬。若有不同，則刪而存之也。手此，即鎮侍祺。

元儀再拜

蘇 輿

敬庵老弟大鑒：

奉二月廿五日手告，因適有都亭之行，未及作答。鄙人自去臘大病，不出房闈者約四十餘日，近已全愈，然尚不勝勞也。

大詩已削就否？甚盼甚盼！莊生所謂聞足音而喜者，矧吾與子相聚之久，相知之深者哉！雜誌文典，皆所樂觀，能惠寄一二甚好。湘中事實較去年爲轉機，報中所紀，多非實錄，勿輕聽信，蓋是非之淆亂久矣。鄙人近日都無所作，到京不出一二月，仍當外出。前尚有一箱存尊寓，有便乞爲寄湘，或歸時經濟活動，並請帶一風槧，約三十元者，費仍照補。即寄存漢口。

黃皮街集成公亦可。湘潭御史以言獲咎，實爲臺諫生光，此近日可喜事，
其他則無足道矣。餘容續陳，即問
近日起居。

令兄處并乞致意。

惠函仍請寄湘中，不久即出京也。

容園兄及羅廷兩君，見請道拳拳。

閑齋上言

二

敬庵老弟鑒：

此次因公到浙到蘇，並回湘省親，安吉可慰。在湘晤周季良，知足下
有意西去，並指明美國亦好。走時已上船下駛，季良於別時言之。嗣舟抵

靖港，即致啟葵師，請其於提學處關說，送美留學。頃奉復示，云已達到，但云既試高等，當有畢業文憑，此件亦不可少云云。乞從速將畢業證書寄湘，由府上寄提學亦可此亦照例公式也。隨又奉來書，知季良所說相符。復初函亦爲代遞。走曾讀一周，微覺自負太高，得毋有驕矜未去者乎！匆匆布復，順頌

課社，並賀
年禧。

閑齋手書

(一九零八年)十二月既望

陳承澤

遇夫先生左右：

久隔音問，忽奉教，愉快何似！賤恙已漸復元，暫回滬料理家事，不久又將赴豫也。拙著《字義研究法》至為苟簡，恐不足以資清覽，《學藝》中並無違禁文字，寄京中諸友均收到，何以獨兄處未達，容再函諸願九。《漢字系統》何時可出版？甚盼。《高等中國文法》亦極欲先觀為快。中國文法界黑暗已極，得大著以廓清之，如雲霓之於大旱也。承命作序，極所欣願。又來書欲設否定代名詞一門，甚表同意。認「之」字為連字，弟雖未細加研究，然想亦近理也。惟「惟利是圖」之「是」，兄前認為代名詞，今欲認為助字，弟意仍以維持前說為是。中國文法八品詞之分類，本仿照世

界多數國文法之組織，以取便於說明而已。若究其原一則，代名以「介」、「連」、「指」象字」及「限制副字」等，何不排出於前，即何不可謂之助字乎！助字觀念，究與近世思想之組織式不合，以狹認之爲是，未審尊意以爲如何？

邵西、采山二兄晤時乞爲致候。拙著《國文法草創》方在修訂，極願諸兄有所繩糾也。敬問
時安。

弟陳承澤頓首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號

邵瑞彭

八

遇夫學長老兄著座：

前承錄示《漢贊》，幸極！弟在京有久住之勢，頗欲從事班書，近正在發憤時。弟前年曾研治老子書，意在以「五行」之說附會《道德》。書甚簡單，係用圖表式。當時據尊著《老子古義》爲圭槩，不知尊著一冊及弟所寫十餘紙均以流徙失去。如尊處尚有此書，不憚鵠突，乞我兄再賜一冊；又恐兄書已散盡，故奉箋敬問。望示知，俾得派人來尊齋領取。主臣主臣！

此叩
道安。

弟制瑞彭頓首

(一九二三年)九月廿八

二

遇夫學長兄左右：

奉籀手筆，敬悉康遂。陳生有識好學聲韻、訓詁、天算、辭賦，劣知涂隉，竟失筭名，良足扼腕！然經始之初，即病疏忽，墮甑在地，安得瓦全？惟有待諸釐祀爾。藥園之書，昔曾寓目，足以達孫章之郵，誠近世鴻業也！一癡之餽，敬拜嘉覩。妄有曲辯，他日婁述。囑作檢題，隨函寄上，書跡委敝，正如着糞佛頭，反累盛功，奈何奈何！愍獻易名之典，終欲見之施行，感念平生，惟有愴悅！耑頌

安善。不次。

弟瑞彭叩頭叩頭

(一九三四年五月)

附檢題一紙，即乞專畀藥園先生。

三

遇夫吾兄足下：

久別，至念。免老即日入都，擬住西安飯店南部，請兄二三日內到該處詢問。至要。此頌

文吉。

弟瑞彭頓首

(一九三五年七月)廿九

魯思兄不另

四

遇夫兄長足下：

邵翁現居津法界中國旅館。因同來子弟數人求學待款，款到即入京
決居西安南部，大約四五日內必到。最好發一電話到津詢問來期，往站迎
迓。弟已有函去矣。匆叩
道康。

弟瑞彭頓首

(一九三五年七月)卅一日

五

大教敬悉。《鹽鐵論》：「天設三光以照記」即《淮南·繆稱篇》之「昭認」，又見《齊俗篇》，孫詒讓、易順鼎均有此說。孫說見《札述八》，易說見《與王祭酒書》。孫又云《琴操·箕山操》：「靡不記睹」，「記睹」亦即「照記」。易又云「照記」即《易·夬·大象》之「明忌」。按《夬象注》：「夬者，明法而決斷之也。忌，止也。」義與「記」、「認」不同，易引未明。今按「記」、「認」疑皆「知」字之假借。《管子·內業篇》：「神明之極，照知萬物。」「照」下本有「乎」字，依洪頤煊說衍。《心術·下篇》：「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照」「昭」二字互用。「知」亦「識」之同義字，《說文》：「識，知也。」古書「記」、「識」字多通用，《廣雅·釋詁》：「記，識也。」然則「照記」、「照知」皆云「照識」，「認」乃「記」之假借，許慎訓「認」爲「誠」，按《繆稱注》與《說文》同，當是許注。於義爲短。《琴操》云：

「日月運照，靡不記睹」者，猶言無所不識、無所不見耳。弟意如此，未知有當否？《說文審音》明夕送上。又前閱奐彬先生《墨子正義序》，婁述近人言《墨子》者，惟新城王樹枏所撰《墨子三君注補正》未及，不知曾見此書否？弟日來爲俗事所擾，未能久坐，可見讀書之須福澤也。專此復容
遇夫仁兄著安。

弟瑞彭叩頭叩頭

二月三日

羅 煉

遇夫先生道安：

自肖聃先生處得讀手書後，承令昆季鄉、季二公贈以所刻書二部，深感深感！近二月來迫於人事，舊書已束之高閣。得大著，窮日夜之力，細讀數過，覺其立義其堅，舉例極當，吾無間然矣。由衷之言，非諱詞也。燉記：馬夷公之校錄，尚無大疵。劉公所補，以弟愚眼觀之，殆無一例可成立者，除鈔汪容甫、劉武仲說外。擬二一條辨之，聞其人下世已久，無從告語，遂中止焉。暨城陶君之《讀書札記》當已鈔完，乞速寄我，切盼切盼！

弟羅 煉華啓

一九三六年三或四月

二

遇夫吾兄先生史席：

頃奉寄到《北京圖書月刊》第四號一冊，中有孫古人和之《昌氏春秋舉正》，細閱一過，欣喜欲狂。此君所舉，足補鄙陋者甚多，而亦多與鄙見不同者，將來當與先生商定，舍短取長，改訂拙稿。弟之所以不敢持以問世者，職此故耳。續則盼寄下毋缺。大著《漢書札記》，已循閱數過，有疑者不過一二處，然行箇無甚可證，不敢妄陳。近在此間購得劉心源《嘉魚人之奇觚室吉金文述》及《古文審》一冊，總覺伊人之見，未能盡合我心，時於眉端加以評判。書生結省，至老不忘，亦殊可笑。鐵三相見兩次，縱

談極歡，伊亦金石專家，與弟所見時有相合處，甚有趣也。北平天寒，珍重眠食。手此，即叩道安。

得暇，並希示我。

弟羅 煙頓首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梁啓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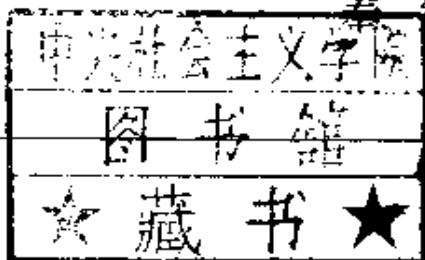
遇夫仁弟：

今晨將弟事提出，下午即開評議〔會〕決定，本日方是最後決定之會議。大約可以通過。惟本校向不準兼職，若受聘後，不能不舍師大而去耳。先此奉復，即請

學安。

啓超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八日



二

遇夫仁弟：

示悉。此間已決議延攬。惟此間國文教員最高報酬不過每月二百，今對吾弟稍加優遇，擬奉酬三百二十圓。比師大或較少，諒弟當肯屈就也。

擔任功課爲校讀古書及文字學，此弟所最擅長者，當無問題。兼課爲本校所禁，然則非辭師大不可，此則兄對於師大所最惋惜耳。如何？希速不復，或電話亦可，當即送聘書來。志書難得之本並不多，價太昂，此間購書委員會不能通過。並聞。此請

大安。

啓超頓首

(一九三六年七月廿一日)

三

遇夫仁弟：

丁在君來函奉閱，弟可不可以此置懷矣。書目長編已閱一過，其中誤舛漏略處頗多。舍姪廷燦已作書後一篇，頗有所舉正也。手此，敬頤學益。不一一。

啓超頓首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四日

四

遇夫仁弟：

兩水敬悉。兄已辭清華董事，部雖力挽，但決辭。始終未列席。惟校中頗當

局常間接來徵詢意見。未見面亦未直接通信。弟既仍願留校，當即託人與語，得復後當更奉聞。此間《書目之書目》兄手編一書亦正將脫稿，邵君書計體例必有異同寄到，當可供參考也。手復，即請學安。不一一。

啓超頓首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日

韓非引《左》各條如已寫定，能抄寄最盼，或借閱後奉還。近又覺《列子》似非東晉人所能偽，弟謂何如？

黃 倪

遇夫道兄：

手示敬悉。至父文「元歸敵人」之語，若如尊釋，洵爲可通。容侃細思之。長沙語謂御女爲「迓女」，此真三古遺言。若吾鄉則謂之「嫁」，見母陪讀，即「棄位而嫁」之「嫁」。大抵方土之言，除名物與古有同異，至動、靜、代、助諸詞，未有不與古同者。吾儕若搜求考覈以證明今言即古言，亦足爲新國語之家張目也。此後如有新知，務求賜示。湘中大師僅郎園在，兄親承師法，其所考訂足以啓吾頑陋而成就之者多已。明夕當邀檢齋同詣尊廬，惟晚飯則未能饌賜，緣已約洪澤老諸人於下午六時在厚德福作消寒第二會也。此會並無作詩填詞諸瑣事，惟以輪流飲啖爲職志，竊謂兄亦不妨

加入。若合尊意，即希屆時驅車蒞止，侃當於彼中敬俟。手復，即頌
著安。

弟侃頓首

(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十二月朔

紹賓今夕在侃處飯，侃當語之，俾明夕不詣尊處則兄可往厚德福矣。

林義光

一

遇夫先生大鑒：

積久未獲聆教爲悵。敝友張徵彬_君近得讀大著《古書句讀》一文，至為欽佩，特將其所編國文講義中剖析文法之作囑爲寄呈先生，敬求指導。張君河南固始人，係古文字收藏家，於古器物及石刻墨本所收全富。前與弟在外交部共事，十年至交，誠直諒之益友。用特代爲紹介，尚希賜教爲幸。專此，敬請

著安。

弟林義光頓首

(一九二八年)八月廿四日

二

遇夫先生惠鑒：

來示敬悉。張君徵彬求教一節，辱賜誨，甚幸！兩「于」字之解釋已轉詢張君，知其尚在闕疑，今得大教，至為感佩。至張君所編之國文學講義，現無副本，而外交部附設之法政學校已陷停頓，未能重開，他日倘或印成，再當呈正。日前弟接清華校長處通告補考及開課日期，惟時間表尚未寄到。聞校中近有風潮，想開課未免緩期也。餘容晤罄，敬請
著安。

弟林義光頓首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一日

三

遇夫先生左右：

日昨聆教爲快。頃承賜寄大稿四篇，援據精確，傾服無已。日後倘有續印，仍請惠寄爲幸。敬領。
著安。

弟林義光頓首

(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

此去年林君來簡。不久林君以暴病謝世矣。惜哉！廿二年四月十四日晨，樹達記。

錢玄同

遇夫先生：

一師之「漢書」兩小時，仍請先生繼續擔任，已經排入課程表之內。其授課時間，請即用電話或信通知該院註冊部為荷。本擬面約，因本週水曜日弟又不能來清華，故只好寫信了。

弟玄同

十七、十一、十七

二

遇夫先生：

前送還《時務學堂遺稿》三冊，想早收到矣。

近爲顧頡剛兄改編《疑年錄》而注音事，此改編本係用注音字母次序排列。因思近數年來學人新逝者，如南海、飲冰、別士、觀堂、石庵、禪廬師及先兄等，其生卒之年爲弟所知者均已加入；而卽園及鹿門兩公亦應加入，然弟僅知卽老於民國十六年遇害，其生年則不知，鹿老則其生卒之年皆所未悉。意先生必能知之，幸希示下爲荷。

弟疑古言

十九，二，八。

三

遇夫先生：

多謝您告誦我葉、皮兩公的生卒之年。但您說皮公生於咸豐己酉，查己酉係道光廿九年，咸豐時祇有九年己未與十一年辛酉，不知您把哪一個字寫錯了，乞示爲荷。

您有增補的材料，那好極了，我想就叫朱同到您府上去一抄，如何？大約有三五個鐘頭可以抄得完吧。否則由您把它帶到師大，交給他一抄，限他一天之內抄好，就親自送還到府上去，也好。如何辦理，乞告朱同爲荷。

弟疑古白

十九、三、十一、晚。

四

遇夫先生：

日前承面告，修辭學以排在星期二、四之上午十至下午三時為宜。本應遵命。但因今年教育及體育又公共必修之科目已預先佔定了座兒，排課全不易易。現將尊課排在星期四之上午九——十一時，比見示之時間早了一個鐘頭。其故因此科係各年選習者，而一年級星四之十一——十二時有公共必修課之「社會學」一小時，故正好排早一小時矣。特此函達，敬乞原諒為幸！

弟錢玄同白

廿一，九，十六。

張爾田

三〇

遇夫先生有道：

手誥先施，兼承賜書。曩在海上，得見尊撰《老子古誼》，嘆爲絕倫，今復覩此，嘉忭如何！益信湖湘異材，會稽竹箭不能獨美於東南也。諸所纂述，皆甄析入微，班書札記尤精審。謹當刻入所讀王氏集解本，以便循誦。得暇當圖一聚。復頌
著安。不一一。

弟張爾田頓首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六日)

二

前承枉談，極歡。尊著《漢書窺管》，敷析淵微，洵推宏構。謙諱弁言，不敢自匿，草草撰就一篇。衰晚文思荒頓，愧未能導揚萬一耳。別紙寫上，是否可用，諸祈主裁取進止。《師伏堂筆記》領到，謝謝。祇頌
遇夫先生道祺。

弟爾田頓首

(一九三六年七月)

三

遇夫先生有道：

頃承惠簡，眷逮周委，極感極慰。前序宏撰，所欲言者萬端，衰病學廢，思路不屬，竟以苟簡了之。猥荷褒譽，恧焉如何！所賜《古書舉例叢刻》暨尊著考訂各文，祇領循誦，敬佩敬佩！古人遠矣，而古書文字又與世殊，是故心知其意，非考據不能爲之郵。然先朝儒者固多以考據名家，語其精者亦不過二三人而已。先生治學實事求是，確而不支，質而不俚，不墜前人家法，此當於石臞、茂堂諸老求之，非弟之私言也。弟幼時於音韻、訓詁、三禮、三傳皆嘗少役心力；老矣，退而爲三百年文獻之探討，氣漸浮，心漸粗，誠自知不及先生之邃密。今又衰病，益不能更進於是。惟冀斯道不墜〔？〕，有先生爲之，賢於我自爲遠矣。此又區區服義之心所

欲白之左右者。以爲何如？附上舊作《答問》一篇，敬祈垂覽！得暇無忘
過我。手肅，祇問
著祺。不一。

弟爾田頓首

（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到）

四

前承枉談，極慰。昔年與益庵合著《新學商兑》，重加修正，現已刻成，
茲奉上，祈匡謬爲幸。此書意在借新會以正晚近奇衷，非爲對人而發也。
治學各有立場，而交誼故不相礙。斯道也，今亡矣！惟先生知其意耳。專
肅，敬頌

遇夫先生道祺。

弟爾田頓首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五

惠示敬悉。大著匆匆一閱，人事牽率，未遑卒業，然已驚爲瓊寶矣。
姑先奉上，祈察存。俟學報登出，當再細讀耳。拙著不過略示治學者門徑
而已，此等書古人本不屑爲，而在今日又不能不言，亦可以觀世變矣。尊
意以爲如何？復頌

遇夫先生道祉。

弟爾田頓首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六

遇夫先生左右：

弟自移居西郊，衰疾日增。舊臘方點校《永憲錄》，竟爲風邪所襲，一病幾革，今始下床。忽奉大著《論叢》之頒，急讀一過，沉疴頓起，敬謝敬謝！凡學之立也，必先循軌道，而後方可言歧「？」創。公之學精墻而又能自開戶牖，具創通之美不待言；而弟所尤佩者，則不墜乾嘉大儒家法也。今之縕學，知稗販而不知深研，知捷獲而不知錯綜，以此求異前輩，而不知適爲前輩所唾棄。其私智小慧，偶然暗合者，則又皆在前輩籠罩之中。卮言日出，往而不返，則其能讀尊書也，恐亦無幾人耳。弟少年亦嘗究心聲韻訓詁，涉世爲口，徒業乙部，斯道久不談矣。然能知公學之精之博，自謂差不後人。天未喪文，延樸學之一線，其必在茲乎！附寄孫益菴先生

駢文兩冊，此亦廣陵散也。其一冊祈轉贈季豫兄，並候之。復頌
撰祺。不次。
舍弟同此致候。

弟爾田頓首

(一九三七年二月)

章炳麟

遇夫兄鑒

得書及說文字音韻三首。「鯨」之聲義，僕以爲得之「鹵」者，誠爲麤
陋，竟謂得之於「羹」，亦似未諦，恐實得之「𠙴」耳。「慈」訓愛子，推其
聲義於「子」，說甚塗。鄙意古祇有「子」字耳。愛子即曰「子」，猶敬老則
曰「老老」，敬長則曰「長長」。《樂記》：「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中庸》：
「子庶民也。」此皆今之「慈」字。由「子」孳乳則爲「子」，小徐本《說文》：
「子，乳也，愛也。」《繫傳》引「大不字小」爲說。「慈」之爲文，又在「子」
後矣。古音平、上、去無區別，此固難以質言。今詩詞平、上、去、入分用，
南北曲則以平、上、去錯雜爲韻，不得見南北曲而謂今無上、去也。《詩》

三百篇之諧韻，蓋與今之南北曲同，以平、上錯雜相諧，不得謂古無上聲也。烽火中能作此論，兄於治學可謂精專，冀他日爲魯兩生爾。書復即問

起居多福。

章炳麟頓首

(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

民國十三年，余著《古書疑義舉例續補》二卷，介歟縣友人吳君檢齋求教於先生。先生復檢齋書，稱余用心審密，有足匡高郵王氏之失者。二十一年，倭人寇滬，先生避地來遊北平，檢齋初介余相見，先生猶稱及是書。余旋以所著《莊子意念鵠鴨一鳥說》、《漢賈武仲夫人馬姜墓門記跋》諸文呈於先生，先生私語檢齋云：「遇夫心思精細，殆欲突過其鄉先輩矣。」明年四月，余撰《釋

慈》、《釋釀》及《詩音有上聲說》三篇，誠呈先生，得復書如右。
蓋《釋釀》於先生《文始》之說有所獻疑，《詩音有上聲說》則所
以難黃君季剛者，季剛固先生高第弟子也。而先生不以余爲侮，
顧進而獎之，蓋先生局度之弘，是非之公如此。去歲先生與胡君
適之論讀經事，胡君謂今日經不盡可明，舉余釋《詩經》「子以採
蘋」爲說。而先生則謂經未嘗不可明，如胡君所舉楊某即其見端。
蓋先生於余往往多所獎藉如此。近者先生講學吳中，余屢思南行
奉手，因循未果，而先生遽歸道山。循覽此札，蓋不勝腹痛之感
云。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樹達記於北平頭髮胡同寓廬。
廿二年四月，余撰《釋慈》、《釋釀》、《詩音有上聲說》三文
誠呈先生求教，得先生復書如此。日月不居，忽忽將二十年矣。
三十八年八月，樹達記於麓山。

沈兼士

拙作承過譽，汗顏之至。所示尊見極是。大著二篇極精審，《釋旗》尤佳，佩佩。遲日當走謁請益。先此奉復
遇夫先生撰席。

弟沈兼士頓首

(一九三四年)三、十一。

遇夫先生著席：

茲有懇者，友人劉厚滋君爲鐵雲先生令孫，頃聞清華有聘其擔任金石學之消息，囑弟函求先生推愛照拂，不勝感荷。此請
撰安。

弟兼士頓首

(一九三六年)五，廿八。

三

手示誦悉。數月以來，子病妻狂，終日擾擾。課餘退食，嗒然若喪。
愧無西河之閑情，而有容甫之窮痛。大作之序，屢思着筆，終不成篇，慚悚慚悚！稍閑必當報命耳。先奉還尊稿兩冊，乞收。《歌謡紀念增刊》中有應作一首，請賜正爲荷。復請

遇夫先生撰安。

小弟兼士頓首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六日

四

頃爲尊著勉成《跋》一首，殊不足觀。茲呈請斧正，不中用則棄之可也。

遇夫先生著席。

弟兼士頓首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

五

遇夫先生惠鑒：

手書拜悉。拙文承點訂，極感極感！校樣附還，乞收。日前因輔大學
生新編一《人文週刊》，天津《益世報》附刊。向弟索稿，急無以應，適此文脫稿，
即爲之取去登人。荷注，附聞。復請
撰安。不具。

弟兼士頓首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

六

遇夫先生惠鑒：

奉示，以校中小有結束，遂稽作答。頃又辱手翰，惶悚惶悚！「己」字爲「跽」之初文，《文始》已有此說。「田」字弟疑是孚甲甲坼之形。「口」象其孚，「+」象其坼。「牢柙」之「柙」亦即通於孚孚「？」之義，不審尊見如何？「匕」字兄謂係「妣」之初文，郭沫若似曾言之。甚是。「匕鬯」字古作「牝牡」用，亦猶「也」爲古尊匜字而有「女陰」之說正同，蓋均以器形比擬之也。弟近於日聲、聿聲、术聲、喬聲之字略有悟，俟著成篇，當求教也。來函對弟獎譽過實，不勝慚汗，敬當努力以期不負良友之所期。至謂驂駕吾兄，則弟豈敢！謹諉之事，已略與馬君談及，暇當再從容言之，俟得當再奉告。清華已開課未？復請

著安。

弟兼士頓首

(一九三七年)二,四。

七

遇夫先生著席：

昨由季豫兄轉達手教，拜悉壹是。足下播越艱險，而著述不輟，敬佩敬佩！惜《東方雜志》此間無法覓得，大作尚未拜讀，急煞急煞！弟年來祇作得兩篇小文，一爲《希殺祭古讀同源考》，已登《輔仁學志》；已寄港大馬季明兄轉致。一爲《經籍舊音辨證發墨》，爲輔大語學會講演稿。茲寄請評閱，乞不吝正爲幸。郵便盼常賜好音，以慰契闊。順頌

研安。

弟兼士

(一九四零年)九,廿七。

八

遇夫先生再鑒:

舍甥方新黎原肄業中法，繼因中法停辦，轉學交大，後以交大不能貸費，又向湖大經濟系借讀。聞今年湖大不許繼續借讀，而該生以功虧一簣，中法亦已允許於學分修滿後給予卒業文憑，敢乞先生推愛，一為說項。貴校長是否仍為皮皓白先生？皮公與弟亦有雅故。望代懇曲予成全，不勝感激之至！再請
著安。不具。

弟兼士拜

(一九四零年)十,廿二。

便中請飭喚方甥至尊處一詢經過情形爲荷。

九

遇夫先生著席：

舍甥前有信來，知荷關拂，不勝感激。茲由其原在之中法大學寄去修業證書，以便辦理轉學手續。仍懇推愛格外照應，素交當不以瑣瀆見罪也。再該生學行尚望隨時予以策勵，俾不致有負裁成大德，尤所切禱者也。《東方》登載之大作迄今仍未得拜閱，不知能以副本見示否？盼盼！弟昨冬寄請賜正之稿（《經籍舊音辨證發墨》）務乞予以不客氣之批評，困窮中惟此得少安慰，想彼此正復相同也。尊函所示「鼈」、「需」二字，發前人所未發，佩佩。

弟近悟《說文》重文中亦有同義換讀之例。如「誘」或體作「諧」，即「循循善誘」之「循」；「銳」籀文「臤」即「剗」字；「握」古文「𦵯」即《釋名》：「臺，持也」之「臺」；「讞」俗作「謔」，即《集韻·漾韻》：「謔，誑也」之「誑」。自來以爲重文之定義爲音義皆同之別體，實不盡然。拉雜牽率及此，不知尊見如何？暇乞不吝賜教，企荷奚似。草草，即頌
撰安。不盡欲言。

弟兼士頓首

（一九四一年）二，十五。

皓白先生及諸舊友敬乞候念。

十

遇夫先生著席：

舍甥來信，藉悉起居平安，講誨不倦，至慰遠念。近著尚未收到。《東方》無法覓得，尊文迄未拜讀，耿耿何似！《經籍舊音辨證發墨》茲再寄一份乞正，恐前寄港者已遺失故。拙作《字族研究舉例》及《初期意符字之性質及其形態》二種，積稿甚多，近來因患血壓高，常常頭痛，尚未能整理就緒。《說文重文分例》稿亦中輟，不知何時方能就正於有道也。舍甥方心黎屢承推愛關拂，感不可言。頃聞其有數門學科前曾在交大選習，湖大未予承認，今年畢業恐成問題。不知先生能否設法轉求校方格外通融，曲予成全？因該生家境不裕，無力再讀故也。恃愛瑣瀆，幸勿見罪。敬頌撰安。不具。

弟兼士頓首

(一九四一年)六、七。

十一

遇夫先生惠鑒：

承賜大著，人事倥偬，尚未能細細籀讀。略一翻閱，已覺美不勝收，佩服佩服！顧韻剛不主持中大刊物，尊稿容緩設法覓讀也。弟在渝不服水土，或於日內赴西北一行，惟未敢必耳。拙著六篇：一、《希殺祭古語同源考》，二、《經籍舊音辨證發墨》，三、《漢字義讀法之一例》，四、《聲訓論》，五、《袒裼、但馬、劙讞解》，六、《聯綿詞音變略例》，擬合印爲《識小齋語文學論叢》。惟尚未接洽承印之機關，且我輩說字之文印刷時刻字過多，亦頗不便。現正向中央研究院研究出版辦法，將來當勾兄一敍也。小詩一首呈政，聊可見近日蕭騷之情緒，詩固不足道也。敬頌
纂安。

弟兼士頓首

(一九四三年)六廿八。

違難入蜀，自冬徂夏，家訊杳然。會有人自北平來，將余女君健近畫
雪景一幀報平安。謂敵警時至家中刺問余消息，囑勿寄書；且言河朔民窮
食匱，人懷偕亡之志。感慨終夜，起而有作。

盡室羈窮域，孤征念老身。千山勞物役，一紙慰情親。戰地誅求急，
胡天雨雪頻。轉蓬聊忍性，生意待來春。

遇夫先生正之

兼士

三三，六廿八。

十二

遇夫先生道席：

去歲內來，得快讀近作，仍以未獲窺全豹爲悵。頃由叔平兄轉來《六

十述懷詩》，欣悉故人飴養弄孫，優游著述，敬賀敬賀！弟則喪亂餘生，毫無佳趣，兼之豫亂方告，陝警已亟，几席紛擾，日夕數驚，佳什竟未能答和，愧罪愧罪！亂後及逃亡時曾有雜詩數首，稍閒當逐錄請正。舊文稿一篇偶檢行篋得之，奉乞不吝匡謬。相思天末，把晤何時？臨賴神馳，佇企金玉。敬頌
著綏。

弟兼士頓首

(一九四四年)五,十三。

十三

遇夫先生道鑒：

尊函拜悉。弟自去冬患腸疾，誤服熱藥，引起血壓高舊恙，致肺脈溢

血，僵卧數息，靜養三月，幸免危險，現仍在服藥打針。兩奉手教，稽遲作答，死罪死罪！《曾先生傳》俟奉到後當為教部言之。病後尚未出門訪友。人著粗略拜讀，未敢贊一詞也。聞復旦大學將聘先生來渝，信否？亟盼能晤教也。草草不恭，復頌
著安。

十四

遇夫先生道鑒：

屢承寄賜大著，頃又辱書責問遲答之故，愧悚愧悚！年來俗冗坌集，未親筆硯，刲餘之舊書殘稿，委積敝簏，尚未發籙。尊著寄到，空谷足音，

弟兼士頓首

(一九四五年)四、廿九。

聞之者爭先快睹，展轉傳觀，率經旬累月不返。職是之故，不遑細讀。加以弟對於鐘鼎之學，所涉者淺，尋誦來牘，嘆賞之餘，實莫由贊一辭。萬希鑒原勿罪，百叩百叩！舊都同輩中人，可與談藝者凋喪殆盡，惟思泊兄以居近常過從，聊破岑寂耳。殘體於北平淪陷期間得頭腦眩痛、血壓增高之疾，冬春兩季輒發，不敢作深沉之思，殆將成爲廢物，奈何奈何！《聲訓論》寄呈一本。又《初期意符字發微》一篇，材料雖尚有許多，皆是四年前講堂之口義。因日刊登載，篇幅不能過長。將來寫定，當鄭重請教也。惟不守家法，離經畔道，恐爲方家笑耳。敬候
著安。

弟兼士

(一九四六年)十一,十六。

十五

遇夫先生道鑒：

前復一函，附呈《聲訓論》求教，不審已入覽否？如尚未接到，乞示復，當再寄也。弟主張初期意符字形音義未嘗固定之說，記得上次曾陳小文一篇，敢祈不吝賜教。弟近來又犯血壓高症，不耐深沉之思，於高明不克有所貢獻，愧對之至。晤劭西兄，知以不能廢肉食爲憾，而弟正需蔬食，易地則皆滿足。不知兄何時能作北游？不勝翹企。新作望陸續見賜爲禱。

此頌

撰安。不具。

弟沈兼上頓首

(一九四六年)十二、十三。

十六

遇夫先生著席：

前寄上《聲訓論》，後又郵奉一牋，不審均達覽否？於《大公·文史副刊》得讀匡正拙文之大作，獲益匪淺，感刻感刻。弟自在淪陷區患腦疾以來，學殖日益荒落。老友不遺在遠，惠然賜教，何幸如之！關於初期意符字形音義不固定一文，尚乞不吝指誨，盼切盼切！古人云：「慣遲作答愛書來」，於弟有之，萬望見宥。順頌
撰安。

弟兼士啓

(一九四六年)十二，廿三。

黃 節

遇夫先生：

承賜大著，拜領，至佩。執事誠受虛室之功臣，亦誠晚近一偉事也。
囑題書眉，明即寫上。此頌
興居。

弟黃 節頓首

三十日

二

遇夫先生大鑒：

茲有北大畢業生張鵬翹陝西朝邑人，欲投入師大國文研究班。該生三年前畢業，成績極優。畢業後三年留京，居會館小屋，苦志學詩學古琴，除赴北大聽弟說詩外，惟閉戶鼓琴。其詩懷抱高曠，爲弟生平所僅見。現時所就，於字句雖未能直追古人，然胸次則不可一世也。後輩好學類張生者概少。伊攜有北大畢業證書外，尚有本科四年各門功課成績表可以呈驗，乞准予免入學試驗予以入學，想於定章無礙。惟執事獎勸後進，當有同情也。專此，尚希裁答。不悉。並頌
學祺。

弟節頓首

十一月四日

三

遇夫先生：

委書件草草應命，甚不工也。乞察諒之！餘不悉。並頌
學祺。

弟節頓首

十月廿四日

四

大著拜領，極謝極謝！拙作奉教，不足言報也。賤軀已愈八九，承垂

念，至感！此復

遇夫先生。

弟節頓首

五

遇夫先生大鑒：

明日星期一，舊上七日正午十二時約公鐸、蜀丞兩君到東安市場東亞樓小酌，
請移玉過談爲幸。專此，並頌
時祺。

弟節頓首

舊十六日

吳承仕

遇夫兄：

講席本用餐桌，後以人多，改用橫列，唯上方空置一椅，爲講者坐。前不置桌，既無所憑，所持書本甚多，竟無放處，殊爲不便。請改用普通講堂或就原地而改爲普通形式，此指無他講堂可用而言。較爲得宜。此事本不必煩君，因弟不習知師大情形，不知當與何人接洽，故乞兄轉告主其事者。思辦喫飯，何竟停頓？草癡果不在京乎？甚念。此問。

撰安。

弟承仕頓首

十月卅一日

二

《四聲三問》一篇，擬在弟所辦《文史》中發表，不知能得作者許可否？
尚乞善爲說辭，不勝借光之至！手此奉懇，即頌
撰安。

弟承仕頓首

三月十一日

三

遇夫兄鑒：

來信已悉。頃致孫女士函已囑累之矣。唯孫女士交游甚廣，又以不更
動舊人爲辭，不知效力何若耳。第二冊《國學叢編》，早囑出版科分送，何

以尚未奉上？有暇當再催之。阮刻《注疏》中，請將《禮記》、《周禮》、《儀禮》三種檢出交去人帶下。兄如欲閱，弟可轉借他種，因弟所記葉數，皆據阮刻。假期恐須稍久，尚乞諒之。即問近好。

弟承仕頓首

八月十七日

遇夫兄：

《國學叢編》第四冊將出版，乞大著一篇，以考證一事自具首尾者爲佳，十日爲期，當能寫寄矣。又有一事奉託：葉奐彬先生致兄手札，弟輩曾題詩其上。擬請兄飭胥用格紙中大特印之紙清繕一份寄下，登入第四冊，以速爲

妙，諒能代辦也。並詢
著安。

弟承仕頓首

十一月十八日

又寄上目錄數紙，煩帶往清華，揭於衆目共見之處。拜託拜託。

五

原件奉上，增改後乞即寄敝寓，尚須重繕始能付印。「以地獄爲泰山」，弟所知者，《釋迦譜》引《釋迦畢罪經》即如此。《畢罪經》定是舊譯，筆述出於何人，弟未細檢。此事弟於《讀書記》中言之，見《叢編》第四冊末行，可一翻也。此上
遇夫兄。

弟承仕頓首

一月五日

六

遇夫吾兄：

數日來，到石駙馬及回回〔營〕訪兄，俱不可得，想舍館尚未定也。擬請兄爲中大授《漢書》二時。如承不棄，請將講授方法及內容等，寫一說明書約七八十字交下，以便彙印。如用印本，即不發講義亦可。明日晚七時請到鴻春樓小酌，坐無他人，恕不再速。即頌

撰安。

弟承仕頓首

九月十一日

七

來示悉。余君學術自足保信，中大本須人，得足下推轂，甚感！此間尚闕諸子要略一科，名目不拘，大意如是。余君肯儉何尤佳。唐宋文有閻仙也。

如不願任此門，亦可別擬佗者。去開學時遠，可緩緩思之。更願足下爲諸生授文法、《漢書》、《韓非》等科。中大有一三學生甚好，師大尚亡其比，必能領受眇論也。

仕狀

林 損

遇夫先生左右：

頃承存問，并欲推惠，甚感甚感！以公亦處約，未敢遽受。到寓始知水米俱盡，已陷絕境。用是致函奉懇量假數金。口談大道，而躬忍奇貧，千秋之望無窮，一日之生難保，真可嘆也！此上，即頌大安。

弟損頓首

一月十五日

二

遇夫先生有道：

承賜《漢鐃歌釋文箋正》一部，遵命拜登，屢辱寵賚，愧悚莫名，瓊玖之報，何日忘之？葵園先生少作輒爾湛深拔萃，乃知先輩稟賦之厚，亦非恒人所敢望也。惜弟謬陋，未足以揚榷而論定之耳。下來復準期赴校授課，知注并聞。先此謹謝，即頌

道祺。

弟損再拜

即日

阿理克

楊樹達先生台監〔鑒〕：

今賜雅考夥種，感亦深矣。且敝人素仰先生之研究法，敬慕不已，其中《古書之句讀》猶「尤」爲可得而增敝見者也。何者？師古乃古今之古「大」師，而於句讀亦有闕如，貴國之學，難者如此耳！敝人所考雖有數種，而煩碎不足雅觀。其中至厚冊乃《考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敢寄以求先生就正。然而其冊雖厚，其考亦薄矣，惜之而已。誠求先生後有所考時，賜之如舊，則幸甚幸甚！今也書此數行，其筆法自覺有其筆而無其法，且愧且嘆，乃貴國之文法亦如此之不易也哉！望先生以異物見恕。耑此，敬頌

文安。

阿理克再拜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阿理克，全名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理克謝耶夫，蘇聯科學院院士，漢文教授。——編者注

朱自清

遇夫兄：

昨承教，知老伯大人病狀無甚變化，爲慰。此間提前一星期考試，畢業生成績下月十二日前即須登記完畢。兄各班學生報告，註冊部今日可寄奉。盼能連卷於十二日寄到此間，長沙郵件到此須五日。萬一來不及，即祈將分數先行電知註冊部，至感至感。敬頌
著祺！

弟自清頓首

(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

二

遇夫兄：

前承賜大稿並手教，敬悉。諸事均已照辦。大稿極佩，亦已付印。老伯大人病狀已較佳否？至爲繫念。茲有二事奉達：一者高松兆論文前經該生寄奉，盼能加以指導，早日寄還該生，並盼將分數示知；二者張清常考試兄既不能出席，而照碩士學位考試細則，應有導師出席，爲免除報部周折起見，經弟商請了一兄權爲代任導師。時日迫促，未及徵得兄同意，了。一兄先亦再三謙辭，經弟說明，此係完成公事手續，不得不爾，方允代任。此事盼兄能見諒也。又此次委員，校內了一兄及弟俱係當然委員外，加聘多兄，校外玄同、莘田、建功三先生，大約玄同先生未必能到也。考期定在下月十日。兄對張生論文意見及擬給之分數，請先期示知，俾便開會。

時參考爲感。專此，敬頌

著祺！

弟自清頓首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九

三

遇夫先生：

手教敬承。張生清常考試本定在今日，惟審查論文結果，校內外委員
僉以爲尚須補充，如即予考試，雖可通過，恐未必能得高分數，仍難推薦
留學。爲此再三商酌，決定勸張生展期考試，並作一附錄，補充論文之不
足。張生亦已同意。據云平日呈閱之稿，皆關語族之材料。大函所評及所
給之分數，當即根據此種印象。惟張生此次論文中並未將此項材料充分利

用，致結果不佳。今擬令其作一附錄，充分利用該項材料，俾論文可成完璧。惟暑中先生不在平，擬託了一兄暫時代爲招呼，俾得早日完成。以上情形，意在成全張生之材，惟因此或須稽延一年。好在渠正青年，一年時間或無大關係也。專此詳陳，敬祈鑒察爲荷。順頌
著祺！

弟朱自清頓首

(一九三七年六、七月間)

學報稿擬請江清代校，請來信託渠，因寄湘恐來不及也。又及。

四

遇夫先生：

目前奉示敬悉。張生論文、考試事承同意，至感！張人甚聰明，方面

頗廣博，但似欠組織及條理，致有此次之失。附錄已在進行中，不久可脫稿。頃詢教務處，仍可於暑中舉行考試，因反正已經報部也。張生因延期考試事，似頗受刺激。弟意能早考即早考，或不及俟先生回校。《學報》明日可出，當告出版事務所即寄奉。單行本出後，亦當令其先寄上四十冊。致江清兄一信已交去，草稿即由渠校。題名英譯，亦係浦兄所爲。

今早得校長辦公室一信，謂據教務處陳先生缺課三十九小時云云。此事經校長、院長同意，且學生功課均經先生安排妥帖，自屬不成問題。惟當時未通知教務處，而校長已南行，教務處通知到辦公處時，辦公處人未查舊檔，又未先通知系中，率爾發信與先生，實屬顚頽。弟得信後，極爲詫異，當即電話查詢，囑辦公處將寄尊處信緩發，詎料該信已於昨日寄出矣。現在先生儘可將原信寄弟處轉為退回，或詳細答辦公處，但務請勿介意，因梅先生與弟均不料有此信也。教務處方面，弟亦當函告，俾可明了。

匆復，敬頌

著祺！

弟自清頓首

(一九三七年)七,六。

五

遇夫先生：

示悉。北方局面日來原稍緩和，近日又趨緊張。究竟如何？頗難逆睹。
校長尚未回校，校方暫時尚不擬作任何計劃，一切照常進行。兩校招生，
報考人不及去年之半數。不及三千。此間間有人遷徙，但大多數尚安靜。薪俸
事明日即告秘書處照辦。前承詢邱繼祖事，此人甚不認真，不及格者幾及
三門。其中一門經教師補考一次，勉強通過。餘兩門一門爲《說文》，一門爲唐詩。既

不及格，自不能畢業。事後似有悔心，惟謂《說文》一科不及格，初不料，因小考尚得七十餘分云云。發電事弟殊不知。此人不及格實其自取，先生無所用其不安。現已准其下年度祇須補選說文研究半年即可，此層想蒙同意也。匆上，即頌

著祺！

弟朱自清頓首

（一九三七年）七，廿六。

六

遇夫兄大鑒：

蕭君成資承公介於戒甫先生，至感！戒甫先生囑蕭君檢寄作品，茲即告其抄寄三篇，乞轉奉戒甫先生教正。蕭君作品甚多，苦無副稿，致未得

多寄，並以爲憾！專復，敬頌
暑祺！

戒甫先生并乞致意。

弟朱自清謹啓

(一九四八年)七、廿五

謝國楨

遇夫先生道鑒：

前函計達，近維起居佳勝爲頌。尊寓已南徙否？爲頌〔念〕。事變後地方尚稱安靖，但消息沉悶，不得朋友消息。夏日冗長，惟以讀書自遣而已。吾公近況何似？極念湖南大學有無聘請教員消息，能爲代謀否？望便申示及爲感。老伯大人近想已完復。長沙地而尚平安否？危難之中，故關懷彌切也。耑此，即頌
撰安。

小弟謝國楨再拜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

王 力

遇夫先生：

別後想起居迪吉，尊翁福體安康爲祝。今有懇者：書籍二包、散稿一束由郵寄呈，祈代保存，是所至極。瑣瑣費神，容後面謝。此候
台安。

後學王 力謹上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二日

闔府均此道候。

二

遇夫先生賜鑒：

旅湘諸承照拂，感甚。弟於去年十二月廿九日離長返桂，復以家庭關係暫向清華乞假半年，適廣西大學新辦文史地專修科，委弟主其事，故逗留桂林。尊況想甚佳勝，暇希示知一二。茲有懇者：弟於去年十一月十六日曾由長沙匯款卅圓往蘇州，不料蘇州陷落，原函及匯票均被退還。照章此款須向原發票局領回，而弟遠在桂林，不能赴湘垣領取。擬請大駕代領寄來，不知有何不便否？先此奉詢，俟示覆後始以匯票寄上。瑣事奉瀆，諸希鑒原。此請
教安。

弟王 力

(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日

臨行時曾以前所借書送還，未知收到否？

賜不請寄桂林王輔街八十七號。

三

遇夫先生史席。

頃奉手教，敬悉一切。尊稿除在《嶺南日報·文史週刊》登載者外，尚餘兩篇，擬請准發表於敝院研究所集刊，以光篇幅。日前似曾上一緘述及此意，不知能邀允否？至《嶺南日報》稿酬，據王鑒君言，已由報館匯奉，迄今未到，不知何故，已囑王君再往報館查詢。如此函到時稿酬未到，仍乞示知，俾再追究。去年晚允為《嶺南日報》編副刊時，本言定千字萬圓，其後報社僅按五千圓支給，晚深為不滿，故辭去編輯職務，《文史》因而停刊。今此斐斐稿酬，復勞詢及，中心愧恧殊甚，但求曲諒。至研究

所集刊，暫定千字萬圓，俟付印時當即匯奉。暇希多加指導爲幸。耑復，
並頌
道安。

晚玉制力再拜

卅六年四月十四日

四

遇夫先生道席：

昨日奉到五月十七日手教，抱歉萬分！前日兩奉大札，均因係致希白與晚二人者，晚以爲希白已作答，故不妨稍緩裁覆。今晨詢之希白，渠以信箋見示，則僅成七八行字，故未寄出。其實希白與晚爲先生大作如何付印事已磋商多次，現在關於鐘鼎文之稿經已發排，至於甲骨文之稿則擬付

石印。有須與先生商量者：若在廣州覓人寫印，誠恐訛誤，不洽尊意，故欲寄返尊處，或由先生自寫，或僱抄胥，由《嶺南學報》支付抄寫費。茲先寄上稿酬五十萬圓，現定千字一萬五千圓。俟出版後清算時，如有不足，再將餘款奉上。一二日內即可匯奉。晚近來瑣事蠟集，簡慢長輩，諸希鑒宥。《嶺南學報》係希白主編，稿件抉擇當由渠負責。惟學術非一人所能私，意見容有出入，不妨並存也。晚三日內啟程赴京出席高教會議，過長沙恐不能停留。關於寫印甲骨文事，請逕函希白洽商辦理。因晚至早六月杪返穗，屆時《嶺南學報》當已出版矣。匆匆草此，不文不恭。順叩
道安。

晚王 力手

(一九五零年)五月卅一日

五

遇夫先生道席：

久疎函候，忽逢華翰先頒，深為快慰。每從友人處得悉先生康強勝昔，致力學問未嘗稍懈。昔石曜先生晚年著述尤富，先生治學精神足以當之。

承詢商務、中華出版事，最近在京承出版總署葉聖陶副署長以情況見告，謹為轉述以供參考。商務、中華均已改為公私合營。商務改組為高等教育出版社(?)，中華改組為財政經濟出版社，但若不屬於高等學校教材與財經方面之書籍，則仍用商務、中華名義出版。尊著各書大約即以商務或中華名義重印。既屬公私合營，則不必顧慮其有弊端也。

版稅辦法亦有改變。新辦法不復按百分率，亦不復按季清算。普通係按定額付酬辦法。假定以兩萬冊為一個定額，稿費又假定按每千字十萬圓

付酬，又假定以十萬字計算，則第一次出版二萬冊時，付稿費一千萬圓。此後每重印一個定額皆有報酬，惟須遞減。依此新辦法，似對於著作人來說不如百分率值得，其實不然。吾人以前所出諸書，能售出數千冊即屬萬幸。今者人民文化水平提高，士多悅學，書籍銷路激增，銷數輒在萬冊以上。吾人不能以舊眼光看新事物，先生當以爲然也。

尊著《小學述林》承科學院惠贈一本，拜讀後深感精到。新時代治學強調鑽研，而鑽研精神實存在於樸學中。鄙意現在治漢語須在馬列主義基礎上運用我國原有之樸學精神。晚自知非之歲，深悔空疏。今後願向先生學習此一治學精神。

解放後忙遽終日，不能稍有述作。承詢關於詞語根源方面之論著，據記憶所及，除《新訓詁學》一文外，尚有《理想的字典》與《一小字典初稿》，皆見《國文月刊》，解放前出版。晚手邊僅有一份，《新訓詁學》則無之。未

能奉贈或奉借，敬祈鑒諒。《國文月刊》不難得，想湖大必能借到也。

先生除研究工作外，尚教書否？希常珍攝，為道自重。專此奉答，並

叩

著安。

晚王 力拜具

一九五四年六月五日

六月三日下午從北京返穗始見手教，故至今日始能作答，歉甚。又及。

李青崖

遇夫吾兄有道：

得惠書如奉桑雲也，甚慰甚慰！寄文郎書當即囑人交去。次晨即其南進之期，故未得相晤，自是歎然。湖大蒙災，甚爲憤懣，但不知損失至若何程度？是日適爲假期，想從者與未在校之諸君均得同免於虛驚也。甚念甚念！弟去秋離湘赴九江，旋即溯江至渝而來貴陽。目下開課已逾十旬，然生徒程度不齊，學校設備過陋，故處處只能對付而已，未敢言其他也。魯南一捷，聽聞頓新，繼此而鼓之，庶乎期年有成矣。此間消息不甚靈通，除中央一社而外，別無他項通信組織，蓋已幾乎轉而至於二十年以前矣。專此，即頌

教安。

弟李青崖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

王時潤

遇夫先生大鑒：

久未上謁，不知尊寓已移至距湖大稍遠地點否？拙校《周秦名家三子》久擬就正有道，俟稍將錯字改正即行送呈。又聞將以大詩爲潤光寵，至感盛意！惟國難嚴重，未敢觴客，擬下鄉小住數日，以免戚友破費，兼免枉顧。亦請先生萬勿枉駕，是爲至感！稍遲有暇，當詣貴校奉謝並求糾謬也。專此布臆，敬頌

道綏，並候

潭福。

弟王時潤敬上

(一九三八年)六月七日

陳朝爵

遇夫先生著席：

昨自城歸，欣讀惠書，并承賜大著《增補老子古義》一部。開函伏籀，竊見體例謹嚴，徵引博洽，洵苦縣之功臣也。又讀尊序有《周易古義》大著，此書想亦經出版，何處可求，尚乞便中賜示，不勝企盼！知白先生處昨已寄一書，乞爲舍姪女士久二十六年暑期安慶女子師範畢業設法，倘先生有信，便中一提，尤感！率復申謝，敬候
著安。

弟陳朝爵頓首

(一九三八年)六月廿五

大駕即日往鴻山，何時來省得晤教？念甚。

曹孟其

遇夫老弟先生足下：

《凌虛島》已脫稿，約九十萬餘言，孟其存稿過五百萬言，此其較有斤兩者。擬請足下作一敍，然非如讀古歡詩，則意多模糊。何時有暇，能過我一深談否？我亦湯海秋者流也。

孟其頓首

(一九四零年五月)十四

陳寅恪

遇夫先生左右：

昨始奉到七月七日手示并大作，慰甚佩甚。當今文字訓詁之學，公爲第一人，此爲學術界之公論，非弟阿私之言。幸爲神州文化自愛，不勝仰企之至。第九月間仍須返西南聯大聞有遷蜀之說，恐不易實行授課，而雲南地高，於患心臟病者不適宜；弟前數月患征忡病，幾死於昆明。港居又以物價匯價之故不能支持，歐戰正劇，亦難浮海西行，真所謂進退維谷者矣。湘中親故避地居辰谿者諒必不可少，晤時乞代致意。專此奉復，敬叩
著安。

弟寅恪拜復

(一九四零年)八月二日

二

遇夫先生有道：

前聞令郎言先生往廣州講學，想已早返長沙。近日大著倘蒙賜寄一讀，不勝感幸。茲有懇者：清華史學系肄業生劉君世輔，成績頗佳，而因家計輟學，欲求一小工作，不知我公能在湖大或其他機關爲之設法否？耑此，敬請

著安。

弟寅恪敬啓

(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

三

遇夫先生道鑒：

大作序勉強草成，聊以塞責。若以爲尚可用，則請將文中文理不通、字句錯誤之處痛加刪改，感幸感幸！時事如此，不欲多言。謗覆，敬請著安。

弟寅恪敬啓

(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

附拙稿一紙。

三十七年來書，寄《論語疏證序》來也。時寅恪已失明矣。

樹達追記。

四

遇夫先生左右：

手示敬悉。大著尚未收到。賤名不得附尊作以傳，誠爲不幸；然拙序語意迂腐，將來恐有累大著，今刪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湖大改組，公何所歸？能退休否？弟現仍授課作文，但苦多病，恐無相見之日，如何如何？專此奉復，敬請

道安。

弟寅恪敬啓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六日

五

遇夫先生左右：

頃奉手示，而大著適於前二日收到，以事忙病多，未能即復，致勞遠念，歉甚。季玉先生處重復之本可不必寄來矣。大著多古文奇字，俟請人代讀，然此書爲近年出版物中第一部佳作，雖不讀亦可斷言也。援老所言，殆以豐沛耆老、南陽近親目公，其意甚厚。弟生於長沙通泰街周達武故宅，其地風水亦不惡，惜藝耘主人未之知耳，一笑。敬叩

著安。

弟寅恪敬復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日

六

遇夫先生左右：

前屢承寄示大作，今日有此等純學術性著述之刊行，實為不可多得之事，幸甚！喜甚！佩甚！拙序寄還，并加標點。「出三藏集記」乃一書名，「出」即譯出之義，下文《賢愚因緣經》上之「出」字，乃是弟文中所用之動詞，故不加曲線也。「學等」乃「疊學等」之省稱，僧徒行文例略名上一字也。先生平生著述，科學院若能悉數刊布，誠為國家一盛事。不識當局有此意否？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去冬有一短詩，附呈以博一笑。

答北客

多謝相知築菟裘，可憐無蟹有監州。柳家既負元和脚，不採蘋花即自由。

專此奉復，敬請

著安。

弟寅恪敬啓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日

郭沫若

遇夫學長兄惠鑒：

昨夜平默兄轉致十一月一日大札及《讀甲骨文編》，捧讀一過，欣快無似。自蘆橋事變發生，弟由日隻身逸出，所有研究資料概被拋棄。歸國以來，復爲雜務所纏，學問事早已久廢不講。今得讀諸大作，真如空谷足音也。「𢂔」之釋，「𢂔」之讀，均確當無易；釋「𢂔」爲「者」，尤解大迷。

蓋自葉玉森釋「𢂔」爲「春」以來，於殷周古曆間起一疑案，即卜辭中有春秋而金文則無其痕迹。葉說在「𢂔」字於契文中每與「今」字連文，故言之亦頗成理。然亦有月份不符之例。今得識「𢂔」爲「者」字，則「今

者」連文自無足異。其有所謂「今秋」者，大率仍是「者」字也。積疑得
釋，洵大快事。此外尊著中卓見甚多，雖亦間有已爲人所道及者、然適足
爲治當之互證。就整個言之，我兄於文字學方法體會既深，涉歷復博，故
所論列均證據確鑿，左右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量，至佩至佩！近年關
於契文新著，就所見者，有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李旦丘《鐵雲藏龜零
拾》及金祖同《殷契遺珠》諸作，想已見及。唐讀「**𠂔**」若「**𠂔**」爲「惠」，
釋爲「維」，作詞解，爲一剏獲，李亦頗有新解；金書則集日本藏契之大成，
於資料增益不鮮。陳獨秀君聞住新津，生活頗窘，文字學上之研究，近未
見有新作發表，因未通函詢，未知其詳。專復，即頌
教安。

弟郭沫若再拜

(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廿五。

二

遇夫學長道鑒：

三月廿七日惠札及《京師解》諸大作均已由叔平先生轉下，讀後甚爲
愉悦。處重慶實如居煉獄，突與學術空氣接觸，倍覺穆如清風也。「京」

釋爲溟𡇗字，弟有同解。「京」說爲地名亦明確。彝銘中京自字除克鐘外，
亦見晉邦盦，曰：「王命唐公作宅京自」。余曩說爲晉地之九京，疑克鐘亦指
晉地言，故謂「適涇東至于京自」也。卜辭亦見京自名，曰「王其不京自」。
又冊若《卜辭通纂》七五七片，殆亦指晉地。「自」讀如「追」，可轉爲「屯」、爲「敦」，
若「整」之有陰陽二讀。彝銘及卜辭之「自」，大率讀爲屯聚之「屯」，以多
關師旅事也。「京」說及「京自」說詳拙著《大系考釋》，非詳裝本，詳裝本簡陋，說
多未備。惜書不在手中，無從詳細錄出以就政耳。「四國多方」即「四域多方」，

確無可易。年來無良書可讀，同感痛苦。曩讀《易》，見爻辭中兩見「中行告公」句，又有「朋亡得，尚于中行」語，疑是用中行桓子故事，足證《易經》之作實甚晚。近復見旅卦有「得其資斧」、巽卦有「喪其資斧」語。《釋文》言「資斧」別本作「齊斧」，古注於此似多不得其解。余疑即古泉中之齊邦法貨也，亦爲《易》作甚晚之一證。姑錄出以供一笑。弟在此城居爲重慶天官府街七號，鄉居爲重慶成渝公路賴家橋附屬站尹家灣五十號，如蒙賜教，兩地均可。專復，順頌
教安。

弟郭沫若頓首

(一九四二年)四月廿二日

三

遇夫學長吾兄史席：

頃奉十月三日惠書及金文考釋數種，已一一拜讀，卓識明辨，甚爲感佩。弟於古文字之學已拋荒甚久，邇來祇就歷史逸事編爲劇本，已成《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諸種，實一逃荒解悶之策，不足以登大雅。拙作洋裝《金文辭大系》及《青銅器銘文研究》二種，乃弟初入此門時之試作，中多紕繆。其後所作《金文叢考》及線裝本《金文辭大系圖錄》與考釋》較有可觀。《叢考》與《考釋》二書去歲被友人借去，屢索不還，頗爲扼腕。目前書荒在我輩乃一大險象，奈何奈何！前兩書俟再函索，如能索回，當寄上呈教。專復，順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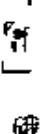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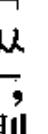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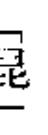
著安。

弟郭沫若頓首

(一九四二年)十,十七。

四

遇夫先生：

二月廿八日手書奉悉。《甲文蠡測摘要》已過細拜讀，中多巧思密合之釋，甚為佩服。有數字如「」設、「」者、「」歲，弟曩曾有此釋。「」以，李旦丘君已發之。「」星，日本人高田忠周發之。此君釋甲文頗多，僅此為一例。「」似宜釋「衆」，古鼎「衆」字亦作日下三人形，古之衆庶乃田野耕作者，故在日下也。「」既釋為「从」，則「」亦不宜釋為「昆」矣。「」疑是「河」字，從水弓聲，甲文中此字甚多，特水旁每省作「」耳。弟近年對

於此項研究久已拋荒。新出資料全無，參考書亦不易得。胡厚宣君書曾見之，乃若干篇研究論文彙集而成，徵引雖博，弋獲無多也。近兩年來溫習周秦諸子，已成二集，一爲《青銅時代》，又一爲《十批判書》。如能順適出版，當寄奉求政。專復，順頌
教安。

弟郭沫若頓首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

五

遇夫先生：

四月廿一日惠書奉悉。蒙賜大作三種，感謝之至。《叔夷鐘》及《曾侯簣》二篇曩曾拜讀，甚佩卓識。今復獲讀《翬叔即鮑叔說》，新奇可喜，惟

略感證據尚孤單耳。沫若來港，等於逃荒，手中書籍全無，舊業亦久疎矣。
尚望時惠盛業爲幸。專復，敬頌
教安。

弟郭沫若頓首

(一九四八年)四·廿四。

六

遇夫先生：

五月十四日惠書奉悉。「紂字新宗」之說甚新穎而有見地。《紀年所見殷先王別名疏證》望能早觀厥成。「狃」爲「征」之本字，「侵阮徂共」之「徂」，均無可易。惟後說前人似已有道及者，不憶爲誰及見何書耳。
《小屯》乙編非由科學院總經售，該書編印係在院成立之前。已有信向華

東詢問，結果容後報。書雖龐大而無統紀，編者不知剪裁，片文隻字均予收錄，實是人力物力之浪費。祇草草翻閱一遍，精要處甚鮮。
敬禮！

弟郭沫若

（一九五零年）五，廿二。

七

遇夫先生：

《積微居甲文說》已奉讀。四方神名，金君祖同先發現之。有小冊子印行。余曾見拓片，因僅一見，不敢信，故於《殷契粹編》中未著錄。胡君因余與殷虛發掘，得見研究院所藏另一片，故能有所發現。文當於「東南西北」下斷讀，其下爲「方曰△、風曰△」，「方」即方神，後乃轉爲「方位」之

「方」。《說方》篇之「帝方」、「早雨于方」、「奉年于方」當亦方神，不必爲「汝方」之「方」。「皿鳳方」一辭亦爲鳳神與方神耳。卜辭中四季之分迄今尚無確證，尊說「殷人早以四時分配於四方，爲《堯典》所自本」，言之恐稍嫌過早。「𠂔」即許書「無」字注下所謂規模字，余前曾爲此說，見《卜辭通纂》。三十二年「疑茲三雨」，第三字固非「川」字，然亦斷非「氣」字，李旦丘疑是「將來」之「將」，近是，但於字形無說。又「今茲云雨」，「云」字亦當是虛辭。「多臣」依金文後例，「臣」以家言，以供賞賜，足見「臣」確是奴隸。伊尹稱「小臣」，亦因伊尹曾爲奴隸也。人有十等，「臣」之中自有等級而已。專復，順頌教安。

郭沫若

(一九五零年)七、十一。

八

遇夫先生：

五月五日大札奉悉。遵囑已將大著《積微居甲文說》拜讀，其中確有精到之作。然如《釋雜》、《釋𦥑》、《釋収》、《釋𦫧》、《釋洩》、《釋涼》等作，大率孤文單證，且亦無關宏旨。汰之無損於義例，存之不易以徵信。

采礦之說亦屬此類。「𦥑」「𦫧」等字僅依「𦥑」字之一變例釋之爲「𦫧」，則即說爲「窗」字亦無不可。古人穴居土處，鑿壁取光乃尋常事。然復轉釋爲「礦」，未免飛躍。文中所舉「𦥑 𦥑」二例，正足證明「𦥑」「𦫧」諸字與「田」爲類，拙釋爲「𦥑」，於形音義三者較爲有據也。「多介」、「母束」之說均嫌證據不足。此外更有顯然出於千慮之失者，如釋「口」爲「城」，即其一例。「口」字金文作「■」，凡金文豐盈字畫，甲文每空廓爲之，以省契刻。

如「上」字作「𠂔」，「火」字作「𦵯」，此例至多，不勝枚舉。如可說「口」爲「城」，則「𠂔」何所象耶？《釋口》中尚有其它說解大有未照者，如言「巳爲長蛇，亥爲豕形」，「巳」字甲文金文均作「子」，「亥」字甲文作「豕」，說爲根荄字較可信。

均依舊說爲解，殊非其朔。「鬯」乃「者」字，「煮」之初文，象釜中蒸氣上升之形。卜辭「今者」、「來者」其意自明，既非「春」字，亦非「載」字。
「𦵯」或「𦵯」乃「犁」字（其初文作「𦵯」），王靜安誤釋爲「物」。然甲文「勿」字作「𦵯」，乃「笏」之初文，象形，而「𦵯」則象以耒啓土之形，判然不紊。周金文中始混而爲一，可知周人已讀別字。審此，則「𦵯」字即不能釋爲「紩」。「𦵯」亦非「氣」，于省吾以今隸說古文，同一不足據。舌河之釋亦有問題。「𦵯」「𦵯」等字未必是「舌」，再轉爲「涉」，豈非砂上築臺？以上，謹就管見所及，大膽陳述，以供參考。足下乃斯學專家，海內之望，著書立說，素極謹嚴，故仍將原稿奉還，請再加斟酌。鄙意以爲「六七分

之見」不宜多，「十分之見」不宜少。最後定稿後望再惠寄，當囑繙〔編〕
譯局妥爲出版。專復，順致
敬禮！

郭沫若

（一九五三年）五月卅日

不久又將出國，恐於六月底或七月初始能返京。如尊稿整理迅速，請
直接寄交中國科學院辦公廳秦力生主任爲妥。沫若再及。

《白虎通》「生日名子」之說頗可疑。如果生日爲名，則大乙何以名「履」，
盤庚何以名「旬」？而「帝△」、「子△」之例至多，何以無一以「甲」「乙」
者？疑是死日之廟號，觀其與「祖」「妣」等字連文即可知。受辛蓋以甲子
之日兵敗而以辛未之日死者也。祖己，「己」字不必是日，以「己」字之義
不限於日。生日爲名之說既可疑，則同日生之男女不爲配偶之說亦難

成立。

沃甲之配見諸特祭，其故尚難說明，足下以「有子爲王」說之亦有未安。蓋南庚之後依舊說無人爲王者，則沃甲之配何人稱之爲「妣」耶？祖辛之配亦有妣庚，頗疑與沃甲之配實係一人。弟妻兄嫂，即春秋時亦猶有之。

九

遇夫先生：

昨日始回京，六月廿三日手書奉悉。大著已有所刪削，足徵治學虛己，採及芻蕘，甚佩。

「𦥑」釋爲「載」，仍可考慮。說爲形聲字則「𦥑」形究作何說？「𦥑」字可釋爲「𦥑」，「田」^四偶變，僅此一例。不能援此即將所有「田」字

均釋爲「**𠂇**」。尊說以變例爲一般，且更推而廣之，故不足信。余非有所隔
闊，請覆查。

生日爲名之說，全不足據。殷之先公自上甲至示癸，恰以甲乙丙丁……
壬癸爲序，顯係追稱（王靜安曾爲此說）。「且△」「匕△」亦係追稱，人在
生前何遽自稱爲「祖妣」？（祖伊、祖己之例有別，彼蓋以「祖」爲氏，而
「己」字不限於日名。）又亞形若鼎有「且乙匕乙」、「且己匕癸」，則同日不婚之
說更不能成立。

沃甲之配匕庚見於祀典，其理由尚難說明。尊說謂以有子爲王，并謂
殷制自此改革，所不敢信。沃甲之後武丁有三妣而孝己並未爲王，且丁有
五妣而足下於妣辛則以康丁之配解之，均有我田引水之嫌。鄙意以存疑爲
佳，俟材料多時，或可得其懸解。

原稿附還，請再斟酌。

敬禮！

郭沫若

(一九五三年)七月八日

十

遇夫先生：

七月廿日手書及大稿已奉到。

祖丁之配原只發現二妣，曰妣己、妣癸。拙著《卜辭通纂》世系表即祇列己癸二人。後又有甲庚二妣發現，故《殷契粹編》世系表列入甲、己（誤刊爲乙）、庚、癸四人。最近獲閱郭若愚《殷契拾掇》，又發現妣戊一人，故爲五妣。此書足下或尚未見，寄上請查閱，閱後望寄還。殷妣續有發現，如祖乙舊只妣己一人，今又有妣庚矣。

亞形若鼎有「且乙匕乙、且己匕癸」，前函已及，足證尊說「同日不婚」不能成立。該鼎銘曾印入拙著《金文叢考》，羅著《三代吉金文存》中亦有著錄。不識已見到否？

甲骨文「」與「」有人認為非一字，因二字有同見於一辭者。（著者姓名及著作名一時失記，已云信語言研究所徵詢。）準此，則「」更不能釋爲「」。

今世著書立說，當對讀者負責。出版發行尤當對讀者負責。此乃國家事業，故不能輕率從事。往復磋商，應是好事，望勿爲此悵惘。關於大著出版事，當請編譯局處理。此致

敬禮！

郭沫若

（一九五三年）八，十三。

十一

遇夫先生：

最近數札均接讀。寄還《甲骨拾綴》亦已到。前書所言揭發「𠂇」「𠂇」非二字者爲管燮初君。管君有《殷虛甲骨刻辭語法研究》一書將由科學院出版。二字同見於一辭，凡二例。

一、「王固曰吉。之日允𠂇方。十二月」（乙、四〇六九）

二、「王固曰𠂇既。三日戊子允既，𠂇方。」（乙、四七〇）

上爲外動辭，下爲國名。國名可以戴字說之，外動辭如說爲災害字，頗嫌不辭。二字既同見，形義既有別，如強以一字解之，實難令人心服。

尊書斥郭若愚君「誤將曾孫婦之妣庚升格爲曾祖母，孫媳婦之妣戊升格爲祖母」，鄙意似尚可商。信如且乙可爲小乙，且丁可爲武丁，則不僅妣

庚、妣戊可成問題，舉凡且乙、且丁之配均可成問題矣。往日所認爲曾祖妣、祖妣者又安見其不爲曾孫婦、孫媳婦耶？如此則全部殷王室祖妣系統，均難成爲定論。董某妄人耳，其說未可盡信也。

大著《淮南子證聞》已拜領，容後請益。專復，順致

敬禮！

郭沫若

（一九五三年）九，十九。

十二

遇夫先生：

大著《積微居小學述林》已由院印出，想已達覽。昨晚翻閱，得讀《王葵園先生管子集解序》一文，謂爲「未刻稿」，不知此書俟後已刊行否？如

尚未刊行，科學院可以考慮印出。又《易牙非齊人考》中言雍巫即易牙，不知另有據否？《管子·小稱篇》有棠巫，亦稱常之巫，與易牙爲二人，雍巫恐係棠巫也。《歷史研究》已出，想已寄達。足下近寄來金文一種，擬編入第二冊中。專此，順頌
近安。

郭沫若

(一九五四年)三，十二。

《管子集解》一書，無論已否刊行，亟願一讀，拜懇斡旋。

十三

遇夫先生：

讀大著《淮南證聞》，見引劉績說。劉績有《淮南子補注》，在京遍尋不

得。尊處不識有此書否？如有庋藏，深望惠假一閱。專此拜懇。順頌
著安！

郭沫若

(一九五四年)十二,六。

十四

遇夫先生：

《金文餘說序》已拜讀。諸字說頗多可商。「鬲」字小篆作「𦨇」乃形訛。此猶「高」「畜」「𦨇」「畧」等等之訛爲「高」「畜」「𦨇」「畧」……，不可沿訛形以爲說。「兒」「𦨇」「貌」之先後頗難意必，中國幅員廣大，古時造字各國約略同時並進，一字異形者，可能爲異域殊文，不能即斷定爲時序中之演進。「互」乃懸肉格，金文作「𦨇」，正酷肖。許以爲「筭」之重文，誤。

「匕」當是「匙」之初文，「𠂔」形之略變，許說爲「反人」，非是。「匕」用爲且匕或牡牝字，乃假借之例。因事忙，不能細閱全書，乞諒。可否就大著再嚴格斟酌一遍，請卓裁。

敬禮！

十五

郭沫若

（一九五五年）一，卅。

遇夫先生：

八月三日赴北戴河，昨日始返京，得讀八月四日手札，並得王葵園《管子集解》，甚爲快幸。《管子集校》一書係許維遹、聞一多遺業，余爲之校補，較原稿增多一倍，現正校對中，今年或可望出版。王書來，恐又將有所增

益矣。
敬禮！

郭沫若

(一九五五年)九,六。

魏建功

遇夫先生有道：

辱書并尊著先後奉到。振觸前塵，百感交并。一自亂離，老輩相繼凋謝，今日尚有一二知識，居然袍笏上場。若沈兼師、余季老巍然爲後生砥礪風節，居危處惡，心境視吾輩展轉後方者艱苦殆有過焉耳。功廿六年陷敵中三月，十一月間始至南嶺，爲時甚暫，即復播遷至滇。昨歲偶以因緣來游川東，歷遍西南。但愧晚學，若干資料均不及運用，況當國家多事，留心邊務，一般得風氣之先者無不以邊疆語文相尚，亦惟度力甘後而已。

積年讀敦煌殘韻，略於隋唐宋間韻書演變得其線索，曾於《讀廣韻校勘記》一文（載北平圖書館《圖書季刊》）中言之。手頭無副本，容當呈請賜教。大學用書編委

會收稿辦法附奉一份，乞察人。會中不完編之稿不付審查。其辦法至板，必初審一人，覆審三人，校訂一人。大示編輯大意謂音、義二編當補撰，則功一時未便轉交會中。又大學科目規定形、音、義並重，一年學程，則先生所謂「每年都能教完」是爲形一部分。如此將何以一應付之？不得不俟明教而後處理也。
別附一空白通函以見其實在。王了一兄有一書稿，正因未完，暫存功處也。專此奉

復，敬頌
道安。

後學魏建功頓首

(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七日

高亨

遇夫先生史席：

奉讀大牋，敬悉壹是。道旌因路阻且長，不能來潼講學，爲之撫然。
寇氣猶盛，國運方棘，不知何時始克歡聚。弟撰《古字通典》，歷時七八載，
積七八十萬言，惟以飄流無定，尚未竟業，擬在一年內完成之。此外又纂
《金石甲骨文字通鑑》十四卷，屬稿再易，然以參考未周，尚非定本。近兩
年來專研《周易》，作《周易古經今注》六卷，都約十萬言，大掃前儒象數
之說。此書不久即出版，當寄呈求正。未審先生近有何著述？隙中望時賜
教。湖大國文系學風如何？耑此陳達，順頌

撰祺。

弟高亨拜上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二日

董作賓

遇夫先生賜鑒：

頃奉手教及《甲文蠡測》三葉，拜悉一是。一別十餘載，得書如親晤對，幸慰何如。辛公久未通候，猶不知其在湘在渝也。大著想正印刷中，極盼早日出版。來書殊太客氣，益見公之謙沖為懷，篤於治學，至為敬佩！弟近十年來，苦習天文曆法，將甲骨文中年月日及天象可考者，其中偶有文字考證，附上殘葉五紙，中有二字，乞指教之。彙編為《殷曆譜》一書，寫付石印，已一年有半，不久可以問世，故對於文字之考訂，未下甚深工夫。上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學生李孝定君湖南常德人，中央大學畢業從弟治甲骨文字，曾作《集釋》一

書，頗有新解，惜其書一時未能出版也。李君在此工作，故弟以大著摘要示之，囑其注出意見，如另紙附呈，供公之參考而已。弟覺此刻材料書不在手頭，僅憑各家輯錄之單字，望文生義，求證不得，誠苦事也。故尊序所列四端，弟覺「析疑」、「訂說」、「商是」三者，公之創獲必多，而「增文」一目，或尚有須求之卜辭而可通，最好二對照原卜辭校正一過，方能決其是非，其間容有可商者在也。弟之淺見如是，幸勿見罪！此後公如有所賜教，或檢討少數問題，弟可代爲檢查原片，逕寄此間李孝定君亦可。此間材料甚尚全，弟已囑託李君矣。弟擬五月初赴渝，六月底返李莊。草此奉答，餘容續陳。即頌
著安！

弟董作賓頓首

卅四，三，卅，燈下。

二

遇士先生：

四月十九日手教奉悉。拜讀新著，感佩無已。昔太炎先生不理卜文，學林以爲憾事。以公之博雅，從事於斯，貢獻自不可量。讀公評鷺胡君書，均極扼要。胡君從弟數年，去之齊魯，作《論叢》一書，僅能分期，作類書索引用之可也。惟未錄原片，不能覆核耳。公「黃尹即衡尹」之說，前人亦多言之者。黃尹之祭在武丁時，稱伊尹在文武丁世，此時代之異也。

至謂「寅尹」，則「寅」「黃」二字用在同時而形各異，似仍以釋「黃」爲安。弟覺公此時手頭無書而能有如此新見，確屬難得。鳥星之字，釋味尤具卓見，弟亦衍舊說釋鳥也。此類考訂文字，第一須有材料書，第二須分時代，惜弟《斷代》一文，早已絕版，而增訂新編猶未完成，不能寄呈教正。弟

近作成之《殷曆譜》一書，日內可裝訂完畢，全書四大冊，七十萬字，三百八十餘中葉，定價千六百，並寄費須二千圓。以今之紙張印工計，成本即須五千圓也。弟自己無書，未能奉贈，若湖南大學願購，則逕向此間史語所購之可也。寄上拙著序文一份，可見此書要略耳。渝行在即，匆匆不盡。李君尚未復書，因須檢查材料，費時日也。專復，即頌
教安！

弟董作賓

卅四，五，十七。

一月以內通信由中央大學史學系轉。

三

遇夫先生：

六月十二日手教奉悉。惠寄大稿已拜讀一過。拙著《殷曆譜》一書，因全書用紙在一刀以上，份量過大，共三百八十餘葉，訂四冊。各地郵寄不便。書成改定價目爲四千圓一部，結算後用款太多，每部須成本五千圓。即重慶之近，寄一部須郵費千三百圓。前接惠書，即囑寄上一部小包郵件，乃郵局不肯接收，云湖南各地在不通郵件之列，復函曾詳陳之。昨接六月十二信，感於兄之厚愛，囑以一部作「大信」寄與邵子風兄，另一部分爲四包，作「印刷品掛號」寄贈與兄。蓋以匯來之四千圓作爲邵兄書價，但匯款尚未到，遵兄囑先寄也。另一部由弟購贈於兄，以答兄之雅意。乃郵局皆不收，故未能發出，至以爲憾！現擬將三部（湖大、邵兄、一贈兄者）暫存於李莊，待便人帶渝，再由兄指定收書處，托妥人帶回辰谿也。有一機會，即孝定返常德可以帶去，惜弟返時，孝定已動身也。此三部只

好待通郵再寄，或待兄之後命耳。弟舊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入史語所集刊外編《燕元培先生六十五歲紀念冊》中，不知湖大有此書否？葉洪灝《前編集釋》弟有一部，可以借與兄一閱，但亦不能寄出耳。大著零寄，至便，得快先讀，感謝無已！各問題待弟稍稍工作安定，即當去函研討。弟所能盡力者爲一部分，而文字之有待考訂者極多，吾兄肯如是努力，至足敬佩。弟甚願密切合作，以文字訓詁之任借重於兄也。兄《釋昧》一文，獨具高見，自是確論。周先生《書後》引《爾雅》「十二次」證之，頗亦圓滿。惟「十二次」之名稱及考定之時代，當在周初，下全戰國，如星紀之爲斗牽牛，他次仿此，冬至日躔所在，以歲差考之，不能上至《堯典》時代也。此節似爲周君未注意者。匆此先復，即頌

暑安！

弟董作賓

卅四，七，廿。

四

遇夫先生：

盟國勝利，人心大快，想貴校將不日遷還省會矣。七月三十日大示昨始收到。《殷曆譜》一書，今日始寄出二部，以前不能寄，已詳前函，其一爲湖南大學所購，出版後改價爲四千圓，故僅寄一部。其一爲弟奉贈於公者，乞哂存賜教是幸！又前接公函，言與邵子風兄各購一部，匯款四千圓云云，似未匯出，前後只一次四千圓。故至今未收到也。弟書已售罄，如邵兄必需要，則弟當另設法也。

胡厚軒君《商史》第二集已出版，共二冊，報上曾刊廣告，價二千（？）圓。

傅孟真兄在渝，所中雜事由弟負責，故甚忙碌，又歸來多小恙，致未能與公詳細商討尊著。好在最近將來總可有相見機會，而公之書物，亦必

可以取用矣。草此，即頌

研安！

弟董作賓頓首

卅四，八，廿八，燈下。

五

遇夫先生道右：

八月十六日手教及尊著二集均收到。同時又收到廿一日貴校圖書館匯款購書函件。此事經過甚複雜，弟初以爲兄匯之四千圓爲貴校之款，即囑負責人寄書，至八月廿五日始寄去。此信到時當可知之。想兩部書必可到矣。弟奉贈之一部同時發出，收到亦盼不客氣指教之。彼時此間已售罄，故子風兄之一部不能再寄，深以爲憾，乞轉告邵子風兄原鑒爲幸！有兩部可看，俟再版改定後當呈予

風兄一部。現將貴校此次匯來之款原件退回，並囑校方以四千圓歸還於兄。愚
是邵子風兄款亦在內，每人二千圓也。附入此函寄上，祈轉。又兄匯之二千圓亦退回，
因書既寄出，以大信寄，所費有限也。望勿客氣爲感！葉玉森書，俟弟稍
暇寄上，因近日爲復員事甚繁忙。大著均略讀一過，有關問題甚多，弟未
能在短期內與兄詳論，其故則弟覺卜辭分期之方法兄未之見，且無原片，
實爲兄研考時一大缺點。好在《殷曆譜》到，兄可於其中多少看出弟之分
期方法及供獻一部分材料也。此工作當從長計劃，非短簡所能盡，弟之未
能儘量相助，萬望諒之也。史語所大約明年夏初方能遷回南京，貴校之返
省，當亦須來年矣。餘容續陳。即頌
研安！

弟董作賓頓首

卅四年九廿三。

六

遇夫先生：

九月十四日手教奉悉。知拙著已寄到，如釋重負！惜邵子風兄之一部落空，爲歉仄耳。若大學不需要，則似可以寄湖大之一部讓與邵兄，一切聽公主持之。此間書已售罄，渝尚有存者，但已改售爲每部萬圓。此事甚對不起邵兄，故請公商之校方以前一部讓與。

湖大寄來之五千三百圓，及公賜寄之二千圓匯票二紙，均已奉還。想收到矣。

復員問題，甚囂塵上，然此間因圖書標本太多，一時不能動身，須待至明年水漲時，大船可以直達南京，方能成行耳。明年期與公在京快晤，此願當可達到也。公擬閱讀所中藏書，絕無問題，極歡迎也。

李孝定兄於七月初離此返里，已有信來，其寓所爲「常德仙池鄉花岩溪」，可先與通信，約期會晤。

弟書自序及交公譜殘葉，可暫存尊處，如輯殘葉時用到，再函請賜寄。

又弟書寫印草率，謬誤百出，亦盼公隨時指示，萬勿存客氣也。傅孟真兄代長北大，弟爲之代理，忙中草草，乞諒！專此，即頌教安！

弟董作賓

卅四、十、五。

七

遇夫先生：

十月十六日手教奉悉。前函承詢《殷虛文字甲編》，此書弟尚未見到，

將來或可向上海商務購之。李孝定兄已返李莊，過常德時空勞公枉步也。李莊郵局，已遵命通知其退回匯票存根矣。甲文「亦」字與「也」「又」字並通，公言極是，其說爲「夜」者誤也。遷移事此間已決於明暑，大致仍在北京也。北方局勢混亂，令人短氣，吾人所企望之安定生活，又將付之夢幻乎？公返長沙，當可長住。弟等曾住過三月，且避空襲於橘洲，至今猶愛戀其地不已。魯實先及陳子展兩君竟與弟作對，攻擊不已，殊出意外。弟對魯君未嘗出惡聲，陳君且又不相識也。學問商討，弟極歡迎，吾人所求者真理，其是是非非，未可以感情而左右之也。弟上年在北碚曾訪魯君，見其人，乃知其驕矜若是，爲之惋惜不已。匆此，即頌
道安！

弟董作賓拜復

卅四，十一，廿二。

八

遇夫先生：

三月十九、廿二兩書，迄未報命，罪甚罪甚！近因籌備還都及所中雜事，冗忙多天，但搬運仍無確期，大約又在八月以後矣。殊為悵惘！尊著收到，已拜讀一。尚欠五十一至五十四共四葉，如有餘存，乞檢賜為感。弟因須翻書一查「」字，故遲未即復，萬乞見諒！

聞公新釋前後編等書，極盼早日脫稿付印。公謂「不可解者太多」，弟亦有同感。彼自命為甲骨學之通人者妄也。弟覺應贊助於公者，一為材料之總結集，二為斷代問題之詳例，然後以公之淵博，重理契文全體，當有極大之創獲，此弟可以深信不疑者。惜此刻皆不能為力，即《甲編》弟尚未見，而《斷代例》早已無存本矣。以公之虛懷若谷，必有盡力贊助公志

之一日也。

「**𠂔**」字問題，孝定言唐立庵亦有此說（？），彼已記不清。而胡君厚宣曾至北平搜買甲骨，曾見張宗騫作有《卜辭𠀤弗通用考》一文，謂「其說信不可易」。但弟則未見此文也。近日檢公引各材料，覺其中尚有問題者：

一、尊著《釋𠀤》所引《戰壽堂》一十五例，皆爲第二期祖甲時物，第一期在改革文字後，如「行」之所書，多喜流利不盡守前人矩範。此「**𠂔**」字弟覺仍是「从」字，如曰「貞父丁武丁歲，犂」者，問用犂色牛也。曰「从犂」者，決定用犂牛也。作「𠀤」作「弗」，以爲反面決定，固亦可通。勿。𠀤，即「犂」之所以。五期有「𠀤」，即「犂」字，王氏舊謂爲「物」。

二、《後編》前十例皆第四期武乙時物。此期字多別體，如以「**𠂔**」或「**𠀤**」爲「**𠀤**」。第四例之「父丁」爲康丁。第二、三例則說爲「弗」「不」，似不如說爲「从」。如二例：「貞受年」，此期以「禾」爲「年」字「求年」，故有「从求受年」之辭，如謂「弗求受

年」，是直不「求年」，不希望「受年」，於義未安。又三例云：「于壬上迺省田」，是已決定省田之日，故又曰：「王，王从照應「迺」字省田」。凡「弔」字可釋爲「弗」者，同時亦可釋爲「从」，因其相對者爲「其」字，「其」者疑問之詞，再貞時可決其反面或正面。又《戩》貳陸・二一辭，又「勿燔」與「弔燔」相對，似不應同時並用「弗」「勿」二字。

三、「弔」之作「𠁧」形者，似當釋「弔」，而爲武乙世之人名。

以上弟檢對一過，大略意見，姑妄言之而已。因公既殷殷下問，弟不能不就其所見，寫出供公參考。至此字究竟當如何解釋之，弟未能總整理，尚不敢斷言。各時期書契文字多訛變其形，且有假借他字而不用本字者。如第一期習用「勿」，而第二期祖甲時則有易爲「毋」者，至「弗」、「不」、「𠁧」，則又各期所通用矣。

總之，公所引者如「𠁧」第一期似仍是「𠁧」之變體，至作「𠁧」者可

能爲人名，亦可釋爲「弔」，若云借爲「弗」「勿」之義，即有之，亦僅見於武乙之世。俟弟再作詳考，一一奉告。弟理卜辭文字，用極拙之法，即用玻璃紙一一影寫之，然後分期比較。不經此番工夫，則但憑逐錄，多不能記憶。再加翻檢，雖獮祭盈案，亦非甚便也。此事公不妨訓練一同學代爲之。秋間返京，公如能來晤談，快何如之。專此，即頌
暑祺！

弟董作賓

卅五、六、八。

九

遇夫先生：

近爲史語所籌備搬遷忙碌，久未復候，乞諒！此間因交通困難，須待

至十月始能東下也。

六月間承惠寄《金文考釋》，讀之深佩卓見，《舉叔即鮑叔》一篇尤爲精確。公在課程忙迫中，猶能作專精研究，貢獻古文字學者極大，敬佩之至。弟爲公私事務糾纏，一年以來，未曾着筆，愧歉何如！茲奉上《談氣候》一文，指謫時論之失，自己亦未必盡得，尚乞指教！

今暑川中雨少酷熱，長沙如何？橘洲嶽麓舊游，時縈心曲，臨額不禁神往。匆此，即頌
著安！

弟董作賓

卅五、八、廿八。

十

遇夫先生：

貞一言公索字，何太客氣？弟本不善書，入川後應酬太多，反藉以練字。勉書小條、對聯各一，乞加以指教。久欲求公書一小幅作紀念，未敢開口，今拋此磚以引玉，可乎？

聞公有約貞一教書之意，據弟觀察，恐孟真不放其去，今年初改專任研究員，貞一似亦不便自去。來日方長，暫緩圖之如何？此間十月初即開始搬運至渝，轉輪還京。以後通信，乞逕寄「南京鷄鳴寺一號史語所」。書件附上。即頌
教安！

弟董作賓

卅五，九，廿四。

羅根澤

遇夫先生有道：

承示尊作《曾傳》，文質並茂，迪啓良多。敝校國文系頃合併於中國文學系，伍叔儻主任囑函請我公慨踐宿諾，命駕西來，俾兩系學生共沐教化，後學亦得遂請益，故尤馨香祝禱。引領東望，不勝翹跂。專肅，敬候裁示。

恭請

康安。

後學羅根澤謹啓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

楊端六

遇夫先生：

三日大函業已拜悉。舍姪女安祥蒙先生不棄，向春藻先生推轂，得備位助教，不勝感荷之至。嗣後尚盼時加教導，俾有進益，更所銘感。專此，
祇頌

教安！

弟楊端六謹啓

三五，一，一二。

陳垣

遇夫先生史席：

久別，時從豫公信中藉悉近狀安吉，至以爲慰。頃奉六日書，詢近年拙著，惟有慚愧而已。國難中曾著宗教三書：一、《明季滇黔佛教考》六卷，二、《清初僧諍記》二卷，三、《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四卷，皆外蒙考據宗教史之皮而提倡民族不屈之精神者也。從今日視之，殆如夢囉耳。又如《通鑑胡注表徵》二十篇，近始付印。《小引》一篇呈正，恐亦不值識者一笑。高明何以教之？大著二頁拜讀，甲骨書已交讓之。專復，即頌
著安。不一一。

弟陳 垣謹上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

二

遇夫先生：

違教久，奉廿二日書，恍若覲面，欣慰何似！《積微居金文說》已由
科學院送到，稍暇當細加鑽研，以答盛意。來示謙欲法高郵，高郵豈足爲
君學！況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郵何如法韶山？前屢得駱君紹賓寄示近作，
甚欲以此意諗之，不知尊見以爲何如？專此復謝，即頌
著安。

弟陳 垣謹上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日

劉永濟

遇夫先生侍者：

頃因武大再三相促，不得不重上落伽，了此殘局。匆匆過省，不克走候；一月歸來，再圖良晤。前委書扇面，去冬過此，未及繳上，茲特託內弟治仁代呈，殊不能佳，聊用塞責耳。手此，順候
起居。

弟永濟頓首

(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

二

積微老兄先生左右：

前託劍老代致拳拳，不審寄書得達否？比聞自左右長文院以來，頗有新猷，深爲吾湘子弟慶，獨恨棗園翁淪沒耳。舍弟湘生上次承垂注，以先受國中之聘，不敢棄約，至用悵惘。下年度倘奉指揮，定當遵命。尚望推愛及之爲感。茲友人綺塵楊君囑弟一探湖大前會計主任俞君芳塢是否仍在湖大，如已離去，左右能代查其現在住址否？瑣瑣勿罪。專此奉懇，并頒新祺。

弟永濟頓首

(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

三

積微老兄先生左右：

奉手書，敬承一切。弟每喜讀兄文，時得新意，如啖哀梨。《宗周鐘跋》說兕雉義，說「戩」之爲「濮」皆郅精。弟尚有待教者：尊文謂昭王前期獲勝而鑄鐘，事理皆洽，惟鐘銘云「逆邵王」，郭沫若釋作昭王，「昭」乃王謚，云何書於王生時？昔人有謂武王之「武」爲王生時之號者，此說然否？均待兄指教爲幸。當今舉國騷然，吾輩乃作此冷淡生活，思之亦殊可笑也。

匆布，敬候

著祺。不一一。

弟濟頓首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三日

于省吾

遇夫仁兄閣下：

別來十載，馳系爲勞。兩奉惠箋，得諗台履曼宣，至慰遠懷。尊著《釋追逐》辨別明晰，至佩卓識。釋「興」从「凡」，引葉說象船帆之形，須待考。因葉氏說契，十九爲臆測，殊不可據。去冬胡君厚宣來平，曾稱兄台年來究心殷契，饒有發明，不勝傾仰之至。拙著《殷契駢枝》一、二、三集及《論語新證》，日前余君讓之取去代郵，想日內必能收到。惟倉猝成書，脫稿付印，疏舛之咎，在所不免；務祈匡謬訂謁，早賜箴規，至爲盼矚。聞大駕有北上消息，良晤匪遙，何快如之。並頌

撰安。

弟于制省吾頓首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

二

遇夫仁兄閣下：

近來兩奉惠箋，藉諗履候曼宜，至慰遠懷。張君宗騫已赴遼寧，執教東北大學，俟其歸來，必為紹介。尊著關於契文者如《釋塵》、《先置賓辭》、《田》、《方族考》、《釋刃》諸篇，義證咸備，端不可易。餘如《釋昧》、《釋𠁧》、《釋汎》、《釋汙》金文有界字均有可商。至金文諸跋，類例咸符，六通四辟，尤為精絕。近世考金文者如容、商、郭、吳諸君均當退避三舍，更無論餘子矣。尊著《古文字學研究》如有全份者，祈早日寄賜，俾獲誦讀，以豁

宿疑，無任跂盼。敝著諸書均按定價加千倍，隆福寺文奎堂代售。惟向該處函購無折扣，如向舍下逕行購買，作爲七扣以示優遇。耑此奉復，並請撰安。

弟于制省吾再拜

昨晤兼上先生，欲得大著金文諸跋。希逕寄爲荷。又及。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

三

遇夫仁兄著席：

尊著《春秋大義述》已收到，匆匆誦讀，勝義繽紛，無任跂佩。又致沈兼上先生函已轉交。如有新著，尚祈續示，以釋渴望。餘頌

近安。

弟于制省吾頓首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一日

四

遇夫仁兄閣下：

頃讀尊著《古書疑義續補》，精湛透闢，曲園所不逮也。曷勝傾佩！

俞書發凡起例之功固不可泯，而臆說習見，未臻精密，其可刪者約三之一。

蓋曲園之聰明材智不亞於高郵父子，而功力及謹嚴二者頗有未逮，在有清應列為二等考據家。未識尊意以為如何？北大有《讀書周刊》，稿費每千字五千圓。在北平《經世日報》每星期三發表，鄭毅生主編，又有《文史周刊》，稿費每千字萬圓。在《大公報》每星期三發表，胡適之主編。茲特寄上《讀書周刊》兩冊，

拙著在內，請指教爲盼。大著如有欲發表者，可逕寄當事人。惟不宜於古文字，以不利於鉛排也。耑此，並請
著安。

弟于制省吾頓首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

遇大仁兄閣下：

《經世報》刊登拙作前曾寄上，想承台覽。有何謬妄，尚祈匡示。茲承惠牋并金文諸跋，誼證具備，曷勝景佩！弟之《吉金文選》係初讀金文時所輯錄，頗有闕悟，將來得暇當重行訂補。如有新著，續寄爲感。近讀尊著《古書疑義舉例續補》，通豁謹嚴勝於俞書。蓋俞書仍有巧說臆解廁雜

其間也。胡君厚宣近有諸家甲骨輯錄，聞已在滬出版，舍間所藏當亦在內，不知已見到否？耑復，並頌
著安。

弟于制省吾頓首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六

遇夫仁兄著席：

惠牋敬悉。尊著金文跋尾，《大公報》已刊布，想日內必能寄上。《莊子·秋水》：「不似聾空之在大澤乎？」「聾」乃「螺」之借字，《說文》作「蠃」，「空」「孔」古字通，然則「聾空」即「螺孔」，舊以「蟻穴」爲說，拘文牽義矣。說詳《莊子新證》。敝居名「澤螺」，即取義於此。不識尊意以爲

如何？《刀珌銘》曾見鄒安《藝賸》，弟處有墨本。究非「刀珌」，姑仍舊說，將來尚須改正。弟今年遭大故，意興衰頹，上庠教職已辭去。後起佳士，寥若晨星。唐立庵之弟子有王玉哲，字維商，現任漢口華中大學副教授，對於「鬼方」「獮狁」著有專篇，係駁王觀堂舊說者。上月來平曾晤談，爲將來有希望之人材。近讀《論語》，略有私見，弟前著《論語新證》尚未道及。茲將《文史周刊》寄上一葉，拙著在焉，惟祈指教！文內譌字，因倉卒未及改正。耑此，並頌
撰安。

弟于省吾頓首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五日

大著請隨時見示，以慰跂望。又及。

七

遇夫先生閣下：

奉惠誠并尊著詩義兩解，思銳識卓，精墮不磨。盼遂久未晤面，俟相見時必將尊著轉示。兼士先生在時與弟朝夕過從，一旦物化，感傷之懷，匪言可喻。其遺著《段硯齋雜文》大約陽曆年後即可出書，主其事者爲葛君信益。印訖時弟必向其關說索寄。此間治學後起之上多係凡庸無可畏者，惟張君政烺博聞強識，鍥而不舍，當有成就。尊著如有新出者，尚祈續示，無任企盼。舉目世事，無可意者，惟探討篇籍，予吾輩心靈上之最大安慰，然環境杌隉，或並此而不可得，奈何奈何！此間常相傾談者，惟立庵一人耳。耑復，並頌

纂安。

弟于省吾頓首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廿九日

八

遇夫仁兄閣下：

奉惠牘，得諗台候勝常，至慰遠懷。承示釋「𦨇」爲「載」，分析至精。
「𦨇」字與石鼓文「𩫱」字之偏旁同，其音讀猶可追尋，是否南庚，不無疑
義。弟在燕大任名譽教授，鐘點甚少。其學報並無稿費，惟發表甲骨論文
用鉛印頗難，因刻字太多。現已放假，俟開學後詳詢主人，當再奉復。
從前中院所印《小屯甲骨甲編》想兄台必已買到；其《乙編》共兩厚冊，
最近亦出版，定價四十美圓，核一百五十餘萬。兄如欲買，由貴校出函致函北
京科學院證明教甲骨學教授所必須，當可按成本五十餘萬買到。按《乙編》

共三冊，商務館代中院只印出二冊，其餘一冊之底稿已爲傅孟真運走，短期内不易付印矣。尊著如有油印本，祈隨時寄下一讀爲感。耑復，並請著安。

弟于省吾頓首

(一九五零年)七月八日

遇夫仁兄閣下：

大著《彝銘中之本字》及《新識字之由來》已詳讀一過，條分件係，大含細入，邁越時賢，至所欣佩。羅氏《殷虛書契考釋》，世人皆謂觀堂代撰，殊不可信。雪堂終日伏案撰述，其範圍之廣，考釋之勤，無其倫比。觀堂較雪堂爲專精，但規模已爲狹隘。且王氏之成就，皆雪堂之裨助。《書

契》底稿，羅氏手書，現歸陳夢家兄收藏。故世人浮言，未可輕信也。尊著《金文說》何日出版？念念。耑復，敬頌
撰安。

弟于省吾頓首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廿三日

十

遇夫仁兄如握：

久疏音候，維台履曼宜爲祝。頃由科學院轉到尊著《小學述林》，拜讀之下，覺懸解勝義，觸處皆是，傾佩之懷，匪言可喻。惟第七卷中，間有異議，如《書古本竹書紀年後》引契文「新宗」以證祖丁之名「新」；「新宗」自指宗廟言之，《寧滬新獲甲骨》……一九八有「且甲舊宗」語，可知

「新宗」「舊宗」均與名無涉也。《金文編書後》，卷十二〔二〕，媯下云：「義爲女孫。」「孫」譌爲「孩」。《讀奇觚室吉金文述》，釋「旨」爲「旨」，讀爲「詣」。「」爲「」字，非「旨」，詳拙作《駢枝》三編附錄《釋由》。又卷六《說湯盤》，郭說係透「？」空發明，不可易也。殷代盤銘萬無三疊筆之理，且三疊筆未筆最重。「日日新」應在後，而「日日新」之後加上「又日新」，尤無理致。次敍乃後人意易，郭說已成不廢江河矣。此皆吹毛求疵，瑕不掩瑜。兄台老而好學，陵駕時賢，莫與之京，海內學宗非公莫屬矣。聞兄下學期有北上消息，果爾，得朝夕過從請益，何快如之！耑此，並請撰安。

弟子省吾再拜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一日

十一

遇夫仁兄閣下：

前奉惠牘，藉譜尊體已日漸痊復，至慰遠慰〔懷〕。大著《甲文說》已由科學院送到，義證精確，發揮透闢，並非研契諸公無與抗衡。欣佩之情，匪言可喻。前聞公患病，未敢逕函奉擾，曾詢厚宣兄，及復牘謂已漸痊可，始慰遙繫。仍希善自攝養，暫時少用腦力。想秋間北上，良晤伊邇，何快如之！昨得希白兄來函，稱暫不北上，在粵半日上課，半日為科學院改編《金文編》，可謂一舉兩得矣。耑此，並請

痊安。

弟子省吾頓首

(一九五四年)六月卅日

勞幹

遇夫先生前輩賜鑒：

前奉惠書，敬知一切。拙著《居延漢簡考證》已分四包郵寄，謹可先此函奉達左右。敬乞教正，至所希冀。此間復員日期，聞十月中或可開始，但交通狀況如此，是否可覓到直達船隻，尚無把握。湖大方面，前承戒甫先生厚意，聘任教課，當以在所請假，須得傅孟真先生同意，但函商決難見允，必待面商，又以此時尚無見允之把握，故將聘書暫時璧還戒甫先生。此以前之狀況也。若以最近消息觀之，則重慶至京運輸狀況仍困難萬端，民生公司輪船稍大者十之七八供作差船之用，則面商一事，未敢定期。孟真

先生在平京兩處事煩，年內恐不能返川。爲學生便於選課起見，似以待至明年暑假再行設法返湘爲便。後學敬恭桑梓，未敢後人，惟今日赴京復員船隻空礙百端，深恐未克踐言，反成負疚。未審先生可否允爲轉達戒甫先生？有瀆清神，萬維見恕。後學自抗戰以後，松楸田里，一別經年，瞻望依依，深慚久客，惟乞長者有以諒之。專此，敬頌
道安。

後學勞 蘭敬上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

二

遇夫先生賜鑒：

前奉手書，敬悉一切。王君伯晦學殖優長，關於安置一事，曾與董君

同龢商榷。現在語言組雖尚需人，然必需西文及近代語言學擅長，且需經趙元任先生同意，恐難有成。惟第三組考古組甲骨文尚需人整理，但亦需董彥堂先生推薦，因此榦及董同龢君均已致函彥堂先生。此事董同龢君月初已修函奉告矣。是否有成，因彥堂先生尚未有復函，未知可否。至於王君著作，榦已見及兩篇，甚有根柢，在吾鄉後進之中，誠爲上選。若彥堂先生復信可成固好，如一時不成，俟傅孟真先生回國以後，仍當力爲推薦，總使後進賢才獲有進修之機會，以期不負厚意也。專肅，敬頌
道安。

學生勞 榦敬上

(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三

遇夫吾師賜鑒：

日前奉到手書，久疏奉覆，深以爲罪！伏維道履康寧爲頌。彥堂先生年前赴美，現在芝加哥，昨曾有函來，起居尚稱安適。榦近擬稍讀舊書，未遑多所寫作。《集刊》文稿，俟印成後即奉寄。大著前寄彥堂先生者已經收到。專此，敬頌
道安。

學生勞 榦再拜上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戒甫先生處乞爲致意。

張舜徽

積微、西堂兩先生道鑒：

去秋初抵蘭州，即有書奉上，未審已邀清察否？音問阻闊，彌切馳思。獻歲發春，想道履綏和，眠食康勝也。舜徽入隴忽忽半載，自讀書教書外，亦頗有友朋講論之樂。時復訪古探奇，留心金石。而近事有足紀者，則漢三老掾趙寬碑出土於今之青海樂都縣，實爲藝林盛事。此碑隸體端厚雄渾，與熹平石經爲近，僅三數字剥蝕，餘皆完好，篆額六字尤精雋，固漢石之良也。今之樂都即漢金城浩譽地。壬午初夏，青海修治公路，得此石於縣屬老鴉城之白崖，偃仆道左月餘，無有識其爲漢碑者。迨爲當道所聞，車載之至西寧，長途傾動，碑遂中斷爲二，幸損字不多。今存青海圖書館。

度之秘書，拓本至不易得。舜徽嘗託友人求獲一紙，而拓工不精，字迹漫汗不易辨。頃與辛君游湟中，流寓數日，因倩工精拓數紙，攜之以歸。謹取其一，付郵奉上，敬求察收考定是幸。漢碑之存於隴右者，惟有西狹頌、五瑞圖、耿勳碑三種，以均屬摩崖，故字大過寸。此碑體製既殊，書法亦別饒雅趣，在漢碑中實爲不可多得。碑文兩稱「皇考」「烈考」，即爲其子璠所造無疑。寬以元嘉二年卒，卒後二十八年，璜始立此碑，越今一千七百六十餘年，復見於世，得非山川之效靈乎？碑中敍事，與《漢書·充國傳》稍有出入，舉凡先世坐罪事，悉從省汰，爲尊者諱，禮固宜然。又有「戰鬪第五」之語，疑「第五」爲地名。《晉書·地理志》：張軌分隴西置狄道郡，所屬有「第五」一縣。或即其地，未能詳也。伏思積微丈湛深於金石考證之學，而尤熟於班書，苟出暇日撰爲題跋，實大有裨於來學，不識能發興爲之否？聞馬叔平撰有考證，迄今未得見之，不知果如何也。光和去熹平至近，今人

得石經一二殘字，珍同珙璧，況此碑未經風雨剥蝕，刻畫如新，尤足寶也。

湟中去此五百里，汽車晨發而夕抵西寧。又與辛君趁元宵觀燈會於塔爾寺，蒙、藏、新疆番民來此膜拜者以萬數，人馬雜沓，極一時之盛。歸途囑車夫作二日行，每臨山川，輒加登涉。凡趙充國破羌之地，南涼王禿髮烏孤建都之所，猶能尋其遺跡，憑乘而眺覽之。此行往返十日，頗有游觀之樂。

羈旅多愁，亦惟藉登臨以自遣耳。敦煌去此千餘里，思俟天日暄暖，再規往游，一探佛洞之奇。舜徵來至此邦，常欲得石室中卷軸以勘正古書，問諸故老，靡有存遺，蓋數十年間，好事者搜求已盡。獨有嗜古之士張君香冰，精賞鑒，富收儲，因友人之介，得假觀其所藏古寫本《說苑》殘卷，石室中遺物也。楷法與上虞羅氏影印之隸古定《尚書》相近，而精美過之，信爲唐人寫卷無疑。足以訂正今本譌誤脫漏者都百餘事，已繕爲《校勘記》一卷，謀付排印以公諸世，俟印成當郵呈教正。敦煌石室之藏，十九屬佛經，間亦有韋

經、老莊、《文選》諸殘卷，而兩漢子言不少贓見，此誠海內外僅見之書。邇來學不加進，有負盛望，
聊述近情，冀紓存注。伏惟興居曼福，暇輒賜書。

後學舜徽百拜

（一九四七年）正月廿三日

郭紹虞

遇夫先生大鑒：

惠書敬悉。此間規模頗小，戰事起後損失更鉅。幸前數年在內地稍樹基礎，始得維持。故最近出書異常審慎，目光完全重在銷路，不復注意學術。奉大札後，弟即知其難於接受，及經商討，固然不出所料。此誠無可奈何，尚乞原諒！比較起來，現時商務尚稍有魄力，餘皆不免抱此態度。

耑覆，敬頌

道安。

弟郭紹虞頓首

(一九四七年)三月廿七日

周祖謨

遇夫先生座右：

前奉三月一日尊翰，啓示甚多，曷勝忻感。比更承頒賜《金文跋》及《說文讀若探原》，中多發蔀之論。以先生之高年，仍如此勤於述作，既速且精，誠令人欽仰贊嘆！但恨未得奉手承教，一聆緒餘耳。所示將以王氏治古書之法以治金文，愚以為此誠爲革新蹊徑，其收益之富必大有可觀，而它日漢語學之建立亦正有待於是也。惟惜手邊一二稿本未能理清，竟無暇隨屬先生之後以請益耳。比年以來，陸志韋先生亦治古音學，前有論及許書「讀若」者一文，愚有副本，日內當檢出寄呈。又前寄交《讀書週刊》

稿，已發表者爲《曾子選筆跋》。近又由所賜金文跋抽出《免毀跋》一首。此文必
刻之字較少，轉陳毅生先生發表，其單刊文字當一併寄上也。邇來時感罷憊，不堪
繁劇，是以奉覆稍遲，惟祈尊者鑒亮爲感。瑣瑣不檢言辭，即頌
道安。

後學周祖謨頓首

(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

又高本漢此人尚健在。附及。

二

遇夫先生賜鑒：

昨奉尊示，得知大著《免毀跋》一文已擬登載其他刊物。祖謨自愧冒
昧，此文已早呈毅生先生刊出，且《說文讀若探原》序文亦抄出露佈。此

皆未曾稟明者，殊爲罪戾！祖謨素日景仰先生之道德文章，且以北方多年不見鴻著，故即以此餉讀者。祖謨方引以爲快事，不幸忽略，未得先生同意，尚乞鑒宥是感！單葉可即由毅生先生處索來奉寄不誤。匆匆不暇於檢點文辭。敬頌
撰安。

後學周祖謨拜啓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九日

遇夫先生賜鑒：

久未奉教，渴想殊殷。比惟道體康吉，著述日富爲禱！昨見報載先生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之選，實爲可喜，此真可謂今日之「高第」矣。忻快

之餘，謹肅蕪箋，敬致賀忱。並頌
道安。不一一。

後學周祖謨頓首

(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

末附小文一篇呈政。

賜教請寄北平交道口府學胡同北大教授宿舍爲荷。

魯實先

—

積微師函丈：

迭奉手書，並匯票二紙及《輔仁學誌》尊著一篇。蘭州大學本期又以聘約寄來，甚擬秋後成行。惟此間殊難擺脫，然殊勿欲鬱鬱居此。閱報載風陵渡已陷共軍手，太原亦失，隴海路必不暢通，則去志雖堅，亦恐難於成行矣。頃有友人來告云，中研院史語所近印有六同刊物一種，衛挺生、胡適、唐蘭、陳寅恪諸君子俱有論述《殷曆譜》之作，此書印刷不多，函購恐亦不易。如湖大及師處有此書，可否假閱半月？如蒙嘉諾，乞示知，便當着人來取也。專肅，敬請

崇安。不悞。

實先頓首上

(一九四七年)五月廿五

積微師函丈：

月前潘脩基兄來，敬譖吾師爲拙稿撰序已經草就，無任忻喜！實爲斬中捐募圖書儀器，淹留已久，近因事已就緒，擬於日內買車赴贛。拙稿及尊撰序文以及尊著《古文字學講義》併乞賜交來上帶下，不勝感盼！未盡拳拳，敬請道安。

弟子實先叩首奏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八

三

積微師函丈：

尊紀來，敬謹自嶺嶠歸來，福躬益臻健勝。老境如此，正爲壽徵，忻喜何似。實授課正大，結果甚佳，蓋以年來頗能口不臧否人物故也。下期該校司事者仍堅約赴贛，然擬補訂舊作，故以居鄉爲宜，已婉辭却之矣。明年則將出游，惟未定行止何地也。拙作《鄭表糾謬》已併糾誤表寄《學原雜志》，丁實存先生矣。篇幅雖多，尚未逾三萬字。如我師於便中與丁先生通函，乞爲一言，俾能早予付梓，何如？專肅，敬請

崇安。

實先頓首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

余先生書六冊附還。

四

積微師座右：

來人賚予諭，敬悉吾師爲實羈留竭力申援，幸獲脫險，無任感激！敝邑駐軍複雜，遍地萑苻，搜括穀米，敲詐財帛，無所不至，決非久居之地。以故必須謀一枝棲，惟圖苟全生命耳。聞之北平來人言：大學法律系暫停開課，國文系學生紛紛轉入他系，甚至有闖其無人者，孔家店大有被打倒之勢。未知湖大如何？實近研殷契，偶有二三新知可補羅、王、葉、郭之闕誤者，惟山居極乏參考資料，不能大爲闡發耳。近讀羣經注疏及《學海堂經解》，於拙稿補訂益多。惟居斗室之中，如藏頭之雉，雖鮮見刀影，然時聞鎗聲，偶因犬嗥雞啼，輒爲棲毫輟牘，以此不能克期寫爲清本，就正先生也。實

居正大時，曾授史系課程，殷周史、史部目錄學、年曆學，率無隕越。以需補苴舊稿，故未再度應聘。不意故鄉凌亂，未遂初衷。如承先生推挹，中文系苟無虛席，則史系差可備員。正大文學院長王曉湘先生於月前避地來長，諒該校師生久已星散，故不能再作贛行也。以今日之事勢衡之，北湖南越，俱無不可，惟不願與鄉人周旋也。專肅奉瀆，敬請

崇安。並候

師母萬福。

弟子實先頓首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賜小乞寄湘潭道林郵轉傅家灣。

薩本棟

遇夫先生教席：

奉六月九日惠書，賜寄調查表件，欣如親炙，感激無盡。本院歷史語言部分刊物，比以復員稍定，方在積極籌備出版，惟日下物資困窘，紙張印刷均甚艱難，俟有版行，當再函達就正於左右也。耑復，敬候
道安。

弟薩本棟謹啓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四日

田星六

遇夫先生道右：

久未牋候，馳繫殊深。个石詩承賜序，備荷提揚，感愧交集！間又從湘報得讀尊作，學問固淵邃，文筆又蒼健而高華。清初諸大儒專治經術而擅長詩文者，羣推朱竹垞，如吾兄則今之竹垞也，崛起南維，其佩甚仰！弟諸不長進，惟不廢讀書，飲噉尚如常，差足慰故人耳。茲有託者：同邑劉生文餘向從弟學爲文，今畢業省立十三中學校高中班矣，績學敦行，知圖進取，欲投考貴校，意即在文學系。知弟辱公青睞，乞爲介言，并盼扶挈有加，俾得遂其遠志。湘徼蔽塞，人才大難，如蒙拔收，以弘造就，於發皇邊疆教育亦爲一大關也。敢爲此請，願與執事諸公共玉成之，極禱極

稿！又聞大撰《小學金石叢論》，頗思研讀，藉證舊聞，萬希分給一部，交由个石或劉生轉寄，無任翹企！劉生敬謁，乞進教之。匆匆，手叩
著安。

敏泉、肖聃兩公均此。

弟星六拜言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日

余遜

遇夫老伯大人賜鑒：

承惠寄款伍百零伍萬圓，由中國金城銀行分二次對來，均已先後收到。老伯以市場銀行價格歸還昔年家嚴通假小款，此近時習慣所未有；又聞此款爲老伯斥賣藏書所得，家嚴尤覺不安。拜領之餘，感謝無似。《廣韻聲系》輔仁售價奇昂，姪言於兼士先生，兼士先生乃與學校西人主者交涉，告以老伯爲斯學專家，欲得此書，最好能奉贈一部，否則亦請減值優待。次日校中即派人送一部往沈家，亦未言明爲贈品抑減價發售。姪因取歸，昨日付郵寄上。就情形揣測，當以贈送之成分居多。若必須取值，當由家嚴償還，非敢云此即足以酬厚惠，聊以將意而已，況學校未必以償值相責乎！

望老伯勿以此介意也。兼士先生前曾以著作奉寄，不審已收到否？以未得
尊覆，囑爲代詢，並致意問候。肅此布達，恭叩
鈞安。

姪余 遜頓首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晚

家嚴命筆問候。

梁 啓 雄

遇夫院長吾兄：

前承托購哈佛燕京書，《尚書通檢》、《張氏吉金貞石錄》、《碑傳集補》三類此刻暫時不售，容俟一月左右屆時當函告再商議。各書引得，除《儀禮引得》獨闕外，餘均有新價目，已由引得編纂處詳開另紙上，請審察。該處對於學校圖書館作九折之優待，一切包裝及郵費在內，合共八千一百萬圓。請即將款匯來，可直接匯交燕京大學哈佛燕京以便照最近新價交易。倘延遲一二月，價錢恐又變更。別久思深，所白不既；治業有間，酬我德音。順頌
著祺。

弟梁啓雄頓首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二日

馬宗霍

遇夫先生有道：

自衡返嶽，接奉惠書，并拜大序。除夕風雪，屏年事而爲之，至意彌可感。惟於拙著多寬假之辭，既以爲「非前此諸家所能企及」，已不敢當，下文又曰「非尋常儉腹者所能辨」，則諸家似皆蒙「儉腹」之誚，私衷尤不安。愚意諸家或僅考異字而於字同說異者則未之及，或但舉各經篇名而不言其義，或言其義而繁稱泛引，漫無經界，往往失許君之旨。拙著與諸家書稍殊者略在於此，非敢謂勝之也。擬請以此意易「儉腹」之語，似較得實。不審有當尊旨否？容奉教時爲盡之。孟氏《易》爲古文，清儒宋翔鳳

嘗有是說，然語雜意必，證多含糊，故霍初不敢從，但據《漢志》證孟氏所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爲古文耳。宋謂孟氏《易》學最博，得陰陽災變以授焦延壽，得古文以授費直，此其立論與鄙見亦微不同。今左右亦證以《漢志》，逕謂《易》止有古文無今文，截斷衆流，直探本始，先儒積疑爲之一掃，蓋可視爲定論。傾佩無量！

同一《漢志》，盡古今人皆讀之，而左右得間獨多。乃知書真未易讀，且益知古書之待讀者正多，宜王懷祖以「讀書」名其志，陳蘭甫以「讀書」名其記也！赴長有期，先肅復謝。敬頌年祺，并祝

潭第春茀。

弟馬宗霍頓首

(一九四八年) 戊子上元後二日

二

遇夫先生左右：

昨承嘉招，尚未詣謝；頃辱枉過，又失候迎，皇懼皇懼！郭生書已到，自謂昔有議孔丘而誹孟軻者，謗一寧人不足爲病。此真豪傑之士，昌黎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吾輩望塵莫及，但有慚沮。舉世碌碌，何幸遘此！郭生嘗從公與弟游，得此護法，吾道益尊，不亦大快事邪？奉告左右，以發一粲。容再趣談。先此肅復，順頌
道祺。不具。

弟馬宗霍頓首

(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晚

顧頡剛

遇夫先生道席：

勝利以來，奔波忙碌，迄未有一日之閒，以是久疏箋候。日前奉賜書，敬悉一切。邇維起居康勝，定符遠念。承詢出書事，現在排工太貴，一千字須兩斗米；紙價亦日騰，一令報紙至七百萬。滬上書商愁眉不展，無計可施。文通印刷所在筑，工價較低，尚能稍稍出版，惟鉛字太舊，印出不醒目耳。尊著《羣書檢目》敬乞郵寄蘇州懸橋巷顧家花園七號白壽彝君處，以剛應半樹幟先生邀即須赴蘭州，文通編輯所事均由壽彝主持也。匆此，

敬請

撰安。

頡剛拜啟

卅七年五月廿七日

二

遇夫先生道席：

十年來雖未通函問候，而嚮往之情，無時或釋。每遇湘中友人，輒詢起居，知先生在湖大育才著書，成就至偉，曷勝佩仰。前歲樹幟兄來蘇，轉到尊著數篇，讀之神馳左右。惟以比年負擔日重，非一職所可供應，不得已，從人邀致，政學商界，俱經廁足，遂致日夕奔馳道路，生活失其正常，師友間絕少通函，疚心已極。今年春間，爲避囂計，新賃一屋，朋輩知者較少，小得暇閒，爰以半載之力，譯出《周誥》八篇。適與樹幟兄通函，略道其事，而渠知先生正以甲金文考釋《尚書》，殷勤紹介，荷蒙不棄，

付仲勤鈔出見寄，曷勝榮幸。竊思《尚書》一經本無術整理，而百餘年來，得甲金文之助，漸漸可讀。剛對於文字學本身無能為力，惟以三十年前，奮其乳犢之勇，鹵莽滅裂，譯出數篇，為一般人所習知。每當友朋薈聚，輒以續譯見催。剛惟有彙集各家之說，以私意定其取舍，而質正於方家。茲敬陳其凡例如下：一、經文，據唐石經，取其在今本中為最古最全之本。二、校勘，凡文字之異於唐石經者，悉著之，期上推至漢，而得今古文本之崖略。三、注釋，羅古今人說，而選取其一；其未易覈定者，則選其理由充足之二三說並列之，以備後人之論定。所采以百餘年來之新說為主，不足，則以漢唐人說補之。四、標點分段。五、譯文，悉以所選用之注為據。六、批判，意義既明白，可論列其社會背景與文字之真偽矣。此事為之實難，姑大膽從事，徐俟他日之改正。先生如許我質正，不厭其請益無度，則恢復少年勇氣固不難耳。本年内擬先寫就數篇，付之油印，寄請指點。令友

曾先生一書，剛所未見，倘湘中可求，乞代覓一冊是禱。「大誥獻大誥爾多邦」一句，自王伯申以來，「獻」在「誥」下，已成定說。今得尊著，以全文校之，而後知「獻」實歎詞，偽孔說不誤，爲之快絕。《高宗彤日》諸篇，他日譯寫，當悉以先生之說爲圭臬也。拙作《浪口村隨筆》，爲抗戰時所寫。當時得書極艱，惟因齊魯大學研究所中有一半月刊，遂不待成熟，每期刊出數則。勝利後，內戰蔓延，又有兵燹之怖，油印百冊，使無散失，蓋猶敝帚自珍之結習。茲承見索，汗顏如何？敬祈誨正。其不可存者，請見告，當即刪去。月來小病，未即奉復，歉何如之。專上，敬請
鐸安。

頡剛謹上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

羅倬漢

遇夫前輩先生道席：

奉教，不忘在遠，欽悚何極！前日檢寄拙作《論經學》一文，望爲裁正。有新著極望賜教。小學金石，同仰泰斗，得蒙教澤，欣幸何似！即頌道安。

後學羅倬漢拜上

(一九四八年)六月廿四

戒甫先生均此拜候。

王重民

遇夫吾師道鑒：

生返國已一年多，未有隻字向吾師問候，在他人或將疑生爲忘恩負義，但師知生甚深，生亦實在未嘗一日一時忘吾師之恩也。所以未早日作書者，因別師十餘年，總應帶一點小禮物來，沒有小禮物，不願登門故也。吾師近十年來，集全副精力於文字，生於此仍未入門，只好就往者從師所受《漢書》中挑一點作禮品。

生於敦煌殘卷，得三卷（又羅叔蘊印行一卷）定爲蔡謨《集解》原本，如所考不錯，想吾師必樂於接受這點小禮物。最初發見《刑法志》一殘卷，曾印入《敍錄》第一輯；後又見兩殘卷，寫了兩跋，交斐雲發表，乃直待

至上月始刊出，上禮拜始交來抽印本二份。這可說已經把小禮物制辦好了，遂來寫此信。吾師見了，想誨正猶如往者侍教之日，而生作此書時，實覺有如侍案時也。外用航空寄上抗戰前在北平所印《巴黎敦煌殘卷敍錄》第一、二輯，內多數猶可存，然有數篇已覺其誤。吾師有工夫請看一過，並批註謬誤之處，生當再以一部寄師也。生在海外將近十四年，前五年在歐洲，專力於敦煌及天主教史料。《敦煌敍錄》可有四冊，不久可付印第三輯；天主教史料則未發表，大約今冬或明春可先出版一本書目也。最近八年在美洲，則專致力於中國善本書，截至今日，已有提要約六千篇。蕪圃所作不過三數百首，陸剛父亦僅盈千，生之產量為最富矣。近三年內，如時局允許，將次第印行。刻正印國會圖書館所藏者，共約一千六百種，今冬又可印北大所藏者，亦約一千五百種，尚有三千種，印費尚無着，明春也許能得到美國幫助，則一切成功矣。生已決計不作他事，從此若每年能見

善本從五百種到八百種，再過十年或十五年，不難再見萬種。若能簿錄一萬五千種，想自來所有善本殆盡矣！生之鴻願，想吾師必贊許也。

生現在沒有擔任行政職務，故時間很自由。在北京大學算文學院教授名義，而負責籌備「圖書館學專科」，專科還沒有正式成立，也就除教書外沒有事情。在北平圖書館名義上是研究組主任，因是研究，也不負什麼責任。所以上課以外，就是到書庫內看善本書。初次回國，不用添購衣服，又有官房住，薪水所入，就是買菜和零花，生活總算從容，所以更得安心看善本書。前與子書談，希望吾師仍回清華，則得時常晉謁；繼思國內情勢如此，還是在湖南較平安，惟祈禱和平到來，再得與師相見也。前者吾師榮膺中央研究院選上，非常快樂，本想去電往賀也。

今日寫此信，雖隔兩千里，殊覺似當面談話，非常快樂。吾師如有賜覆，請寄北平圖書館即可。專此，即請

著安，並問
師母師兄師姊都好！

受業王重民敬上

卅七，七，六。

容 庚

遇夫先生：

兩奉大著單本，至謝。商務爲拙著《金文編》登廣告，或者試探能售與否。弟知此書頗得者多，不能終錮也。《彝器通考》承過獎，甚愧，希指正。此間無書，北平或有之，雅不願與公家機關打交道。大作此期未能發出，因拙文已超過字數。下學期陳序經長校，上了一長文學院，學報何人主理未可知，不如由貴校石印似較方便。弟明日回里一行，匆匆奉復。世兄函附繳。敬頌

著安。

弟容 庚上

三十七年七月九日

二

遇夫先生：

大作兩篇已同付石印，請作提要二三百字賜下，以便翻譯英文，至盼。
前次淞生所作，未能使人滿意也。此期與印局定約，要於十二月底出版，
遲則罰款，故文稿須早日交去。敬頌
撰安。

弟容 庚上

(一九五零年)十月廿八日

前函未發，復接惠書，乃知弟前函誤計字數。《學報》計字數法：每頁二十六行，行三十五字，共九百二十字。此乃照稿紙字數。大著計二萬字，支付稿費五十萬適合。弟記憶左右前次急需，似囑淞生先匯上百萬或二百萬，不知其只匯上五十萬也。

此次之稿已交印局多日。石印索費太多，弟囑其再行估價，或改排印，未定。俟其將稿交來，即可計算稿費匯上。

《學報》已囑圖書館再寄上一冊。單行本，一冊奉收。

提要稿請早日賜下。淞生續假半月，不知其能如期南來否，據來信，手骨尚未接上也。

庚再申

(一九零五年)十一月一日

三

遇夫先生：

《清司土殿銘》印本弟只存一份，茲檢呈，製版後希賜還。聞尊體不適，至為繫念。伏惟為國珍重。不宣。

弟容 庚上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

徐楨立

積微我兄執事：

前由申甫轉到大著《金文說》，樹義精當，惄心，發前人所未發，擊節嘆服！近讀《藝文志提要》諸篇，又見目光爛爛如巖電也。《藝文志》中《詩集提要》，前者會中同人以吾兄謬許，敦迫甚殷。自惟淺薄不任別裁，且病後腦力大減，追憶二十年來寓目古物，常有墨漏萬之虞，力難兼顧。以爲此事當推天隱，乃知天隱已以不能兼顧言辭；繼思友朋中詩功嫻熟、詞翰並精、方在譽舍說詩者，則有劉君通叔，因舉通叔以應，以爲專精實勝於弟也。既而久未聞會中以此事發表，弟亦幸其不來迫我，遂亦忘之。頃聞會中已以劉君發表，因思此一段始末，應以奉聞，且辱愛如兄，冀不責

我偷懶畏難也。長夏溽暑，山居當較清佳。西堂養疴，想漸平復，鄙意以爲非靜攝不可。疏庵想常相晤。專此，敬頌
著安。

弟楨立再拜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鄭 奠

遇夫先生左右：

違教多年，想望爲勞。維公私佳勝如頌。茲有請者：浙大中文系本屆畢業生黃一芹君原籍安化，擬回湘服務教界；其學行並美，堪任中學教師。特爲備函奉介，懇先生惠賜振拔，俾克有以自効，不勝感荷之至！專此，
祇頌

道安。

弟鄭 奠敬啓

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丁聲樹

遇夫先生前輩左右：

承賜尊著《積微居金文說》及《說文讀若探原》兩種，謹震驚再拜以受，謝謝！前者鷄鳴寺下獲親講論，快慰平生。說字解經，妙語解頤，發昔人所未發，尤為感佩！聲樹海外數年，荒疏滋甚。往讀書北京大學，雖嘗翻帶許書數過，識慚檮昧，一無發明，古金文字更無所通曉。先生不棄其愚，謬以近著相詒，感與愧並。數年前飄泊西南，曾寫就小文兩三篇，皆碎義逃難之作，今隨札寄上，敬乞先生不吝教誨，是正其謬，無任檮盼之至。專此，敬頌

後學丁聲樹上
卅七，上一，八。

撰祺。

詹安泰

遇夫前輩先生道席：

得駕可返中大訊，喜慰無量！一切手續當遵辦妥貼，然後奉達。子君兄近請准將赴南大受訓，同學正堅決挽留中。知注，并聞。肅叩
履福。

晚詹安泰拜上

(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三日

王易

遇夫先生有道：

山川問阻，未接光風，久耳叔重無雙，元禮模楷，欣慕曷已！夏問稅駕來湘，聞胡鐵巖兄道公已返嶽麓，久擬赴謁，奈水漲而中止。近承鐵巖轉交惠賜大著，拜讀一過，足發茂堂所未發，有裨後學不淺，敬佩敬佩！弟濫廁國學，卅年無成，哀遲增愧。昔年所學，迄無一事得有結束。邇歲遘亂，奔越無寧，益少靜境資修養，深恐便爾萎沒，如何如何！來湘後既未携書，又乏良友足資啓發，儻獲識韓，豈非大幸？何時可以命駕，當與鐵兄一同歡迎。所慮秋涼後或返故里，竟失交臂耳。附錄近作數章，聊覘心

境，大雅之笑，不敢避也，唯教正是幸。手泐，奉頌
著安。

弟王易頓首

(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

魯實先兄曾數通函，近仍居道林，尊處曾得其信否？

二

遇大先生史席：

嶽麓之游樂甚，歸後得詩三首，以亟繕先箸，未遑錄呈吟定。上週繕
完裝訂成帙矣。昨晤鐵巖兄，告以杖臨長市，匆匆即返，並交來玉版命其。
會當摘錄近作以答雅意。茲先錄嶽游三章，乞正焉。湖大想已復課，公
任院務，想當加忙。天氣漸寒，望珍衛加意。弟旅況猶昔，一時尚不得言。

歸。日內暫無作，但苦手邊無書耳。尊著《淮南集注》，倘有便，可否賜借一讀？手此，敬頌
起居萬福。

弟王易頓首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廿一日

八月晦日，鐵巖招游嶽麓，得詩三首

老不關心放却秋，瓜皮容與亦仙儔。投閒笠屐賢堪友，失喜林巒美未休。
今古悠悠誰主客？風煙莽莽自王侯。微憐淚竹留哀怨，江上青峯幾點鷗。
自長沙涉江再渡至嶽麓。

村醅一角膩如酥，喚得淵明逸興無？平楚野雲傳戍鼓，隔江漁唱亂城烏。
贊携海嶽丹青筆，細寫瀟湘水墨圖。笑並兩翁堪濟勝，登臨不用要人

扶。
鐵嶺遼陽遇夫聚酌市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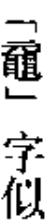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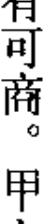
愛晚亭前楓未丹，松坡祠下柏猶寒。南園句好陪先哲，北海碑峨續舊
歡。得計山禽巢騎踝，驚心銅狄露移盤。鶴泉今亦成三笑，莫道東林欲到
難。自愛晚亭上飲白鶴泉，遇夫以未至廬山爲憾，末語釋之。

遇夫先生一笑

易稿

朱芳圃

遇夫先生：

接讀惠書，敬悉種切。圃講授甲骨學，因學校經費困難，不能印刷講義，係選擇重要諸片，書於黑板，逐一講解。文字聲音訓詁之學，待發之覆尚多，先生治學謹嚴密栗，屹然爲斯學泰斗，海內早有定評。來教詮釋「載」「更」二字，皆甚精確，惟「龜」字似有可商。甲文「」字習見，圃疑即「」字。《說文》：「匱，譯也，從口，化聲。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曰匱，讀若譯。」古文「爲」作「」，以《說文》「鳳」「烏」古文證之，疑象兩鳥相向形，似與「匱」有關。甲文之「」，其所从之「」是否即「」，未敢定也。昔年惠贈大作，未曾收到。圃近十年來治甲骨金石之學，成書三種：

一、《殷虛卜辭考釋》，二、《宗彝圖銘考釋》，三、《殷周遺文考釋》。創獲雖不及董、郭諸家之多，但謹守繩墨，不敢放言高論，故精確之處或且過之。惟疊遭兵亂，全稿遺失，近正重行綴輯，完成之後，將寄呈政也。中央研究院所藏龜片已由商務印行，材料豐富，想先生已見到矣。暑假返湘道過長沙，當來麓山敬求教益。匆草，敬叩
教安。

朱芳圃拜覆

(一九五零年)五月十一日

抗戰時期出土之熹平石經，《穀梁春秋》約數百字，搨片流傳極少，先生曾見及否？現原石渺無下落。又及。

馬 叙 倫

遇夫先生：

奉六月十八日手示，至慰懷念。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倫被命主持教育。自顧年力衰退，而義無可辭，亦惟有勉力以赴。尚冀隨時不吝賜教。

此次召集高教會議之前，曾就地約請專家，草擬各項課程標準草案。中文系原有分甲乙兩類之議，經高教會議討論後，不作此等分別。此項會議通過之課程標準草案，仍祇供各校參考，非有強制性質也。

尊著甲骨文講義亟願拜讀，如有所見，當提供研酌。耑復，藉頌健康。

馬敍倫

（一九五零年）六月廿六日

遇夫先生：

十月廿四日手教敬承，前此惠書，亦並奉悉。祇以公冗，未得即時裁復，殊為惶恐。荷賜大著，亦以未能詳讀，致不敢遽有貢納，顧仍盼續有殺青，復予飽眼。倫於此道，雖攻鑽卅年，略成一編，然未敢自信。且以積卷三十，未寫複本，致不得奉教。遙企丹黃，引為心恨。草復，即頌

康寧。

馬敍倫手啓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三日

毛澤東

遇夫先生：

違教多年，最近兩接惠書，甚為感謝！所論問題，先生在第一封信裏已作解決，我以為取這種態度較好的。此覆。順致
敬意！

毛澤東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七日

遇夫先生：

二

惠書及大著數種收到，甚謝！尊恙向愈，極慰。待完全康復之後，歡迎先生來北京一遊。順致敬意。

三

毛澤東

一九五五年一月廿九日

遇夫先生：

二月十四日惠書收讀。序言已看過。並將大函轉付科學院方面，請他

們予以注意。此覆。順祝
健康！

毛澤東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七日

羅常培

遇夫先生：

闊別十餘年，箋候久疏。前年兩承惠書並為《語言學報》撰文，乃以事牽病纏，稽遲未覆，罪甚罪甚！

語言所成立兩年，重點工作集中現代漢語語法及少數民族語文調查、漢字改革研究三項，限於人力，尚不能多方發展。先生遠在長沙，不能隨時請教，尚望不時啓示，俾有遵循，至幸。

大著早經拜讀，以對金甲文所涉甚淺，未敢有所獻替。惟讀「仇」為「仇」，似以張政烺之說在先，大著謂係胡厚宣，當別有所據。現奉領導指示，《語言學報》暫不刊行。大稿積壓經年，至深歉仄。謹先璧還，以免散

佚。一俟出版有期，再行專函請寄。特此請罪，順頌
撰綏。

弟羅常培敬啓

五一、六、四。

尊稿另包掛號奉寄。

陶孟和

遇夫先生：

兩函均奉悉。尊稿事經調查，得悉於去年二月間寄到後即送交某君審閱，而某君竟將其擱置未曾交還。而最奇怪者，院方也始終未往催詢。如此官僚作風，應作深切檢討。頃已囑主持此事方面促請某君從速審閱或逕將原稿退還另請人審閱矣。希望可以早日獲得結果，發表當不成問題也。

和近患血壓高症，服中藥有奇效，現已全愈。藥共兩味：炒川杜仲一錢五分，桑寄生一錢五分，煎服，亦可用開水沖服代茶飲。每日服之無害，已經西醫作

過試驗有效。特此奉聞，並頌
節安。

弟陶孟和

(一九五三年)二·六。

本院無職員錄。因人員增加變動甚大，無法刊行。附上專門委員名單一份，此單
也已過時。閱後尚祈擲還為感。又及。

二

遇夫先生：

去年十二月先生函來時值正在病中，未得親自復函，殊為歉仄。近接
到四月三日大函，復承慰問，至為感謝！刻賤恙可說已愈，惟睡眠尚未恢
復到病前狀態為苦耳。先生日前因腦痛不能北來，深以為念。請善為診察，

並盼能早日全愈。久居南方，來北方居住，「不便」之處甚多，況在老年。
近年北京天氣變化頻繁，即老北京如和者也覺得奇怪。時冷時暖，如日前
已可穿單衣，而昨日陰雨，須着重棉。承指示編譯局遲遲寄書一事，閱後
極憤，當即交該局對此事徹底檢查。當事者對此事曾做了檢討，茲將原檢
討書奉上一閱，尚祈諒察為幸。科學院工作粗枝大葉、不負責任的地方甚
多，領導人員又不能經常留意。惟賴各方人士提出意見，予以批評，俾工
作得以逐漸改善。此次承先生指出錯誤，實深感謝。春寒料峭，祈善自珍
攝。此致

敬禮。

陶孟和謹啓

(一九五四年)四·十五。

三

遇夫先生：

奉十二日來書，得知尊體尚未康復，暫難北來，至為關念。承詢大作審查情況，已向編譯局查詢，茲奉告如下：

一、《積微居金文餘說》、《漢書窺管》兩書，審查人尚未送還，已一再催詢，希望月內可審畢。

二、《高等國文法》、《詞詮》、《中國修辭學》及增訂本《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四種均經審畢，認為可再版。惟四書版權現屬商務、中華等書局，須與交涉。最近出版總署曾指示商務、中華等書局今後須有計劃地重版有價值的學術論著。因此編譯局目前還不便採取動作。

先生所指編譯局工作凌亂，對審查來稿延誤時日，確係事實，應該檢

討。惟須說明者，該局主管編輯、翻譯、出版的業務，範圍大而種類多。

凡出一書，須經過一系列的繁複手續。為求避免讀者指責，對於稿件的審查特別注意，有時竟至審查二三次。今日審查工作做得極為仔細，有時竟代原作者做校勘工作。負責審查者大都有自己的業務，審查工作祇能於業餘時間為之。凡此均耗時費日，不能使稿件按期處理。設不幸審查者生病，勢必拖延時期更長。尊著《馬氏文通勘誤》及《古書句讀釋例》二書，便因審查人臥病而拖長了時日。

以上所說，並非為編譯局辯護。該局工作中存在的混亂現象「是」必須糾正的。科學院今年計劃將編輯出版事業調整加強，將設立編輯出版委員會，並成立科學出版社，以發展並提高科學出版事業。希望經過一番改革，編輯出版工作可以有所改進。先生所指示的，已通知該局負責同志予以注意。希望先生今後經常給我們提意見。此致

敬禮。

陶孟和謹啓

一九五四、五、廿六。

四

遇夫先生：

尊函來已多日，未能奉復，至爲歉仄。大作出版事，編譯局經考慮後決定如下：

版社。

- 一、《論語疏證》及增刪本《積微居小學論叢》由科學院出版。
- 二、《中國修辭學》由行將成立的中國科學出版社出版。此社乃科學院的出
- 三、《高等國文法》及《詞詮》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編譯局人手太缺乏，對許多事掌握得不好，而工作人員已有疲於奔命之感。希望此種現象能逐漸改善。如承有所指示，至所感盼。夏間望珍重。

即致

敬禮。

弟陶孟和

(一九五四年)七,一。

五

遇夫先生：

來函謹悉。中國科學出版社未能將大作《高等國文法》出版，至為抱歉。科學出版社的任務非常龐大，凡科學院四十個研究單位及其他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的出版，均屬該社業務。該社出版計劃，一方面須照顧種類

繁多的科學部門，另一方面還須對於各門科學出版字數爲公平合理的分配。編譯局今年發排大作著作四種，字數逾一百萬字，已超過科學出版社全年發排字數二十分之一，打破了該社出版計劃。若再迫使該社出版《高等國文法》，不特該社無此能力，且必將遭受其他科學部門的批評。故《高等國文法》的出版，本年内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謹將實際情形奉告，尚祈予以諒察。如承同意將《高等國文法》緩期出版或另行設法出版，至所感禱。日來多忙，未能早日奉復，也祈原諒。此致
敬禮。

陶孟和謹啟

(一九五四年)九,七。

又商務現已改爲公私合營，與科學出版社同屬國家出版機構，併聞。

六

遇夫先生：

來示謹悉。科學出版社日前致先生函措辭諸多未當，以致開罪先生，抱歉萬分。惟可告先生者，科學院幹部在黨的培養指導下，只知尊重我國學者，特別是對於先生，決不敢有所怠慢。至於處理事務容有錯誤，當囑幹部以後更加注意，祈諒察爲幸。大作《高等國文法》出版事，科學出版社擬設法加入明年出版計劃內。惟原書有些地方或須略事修改，屆時當由該社商請決定。尊體尚未完全恢復，聞之至爲繫念。年齡愈高，恢復愈慢。和去年一病，便養了五個月，才能外出。養病要訣在永遠保持樂觀，對一切事處之泰然，萬萬不可憂愁着急。按此訣攝養，必可奏效。先生所需用的參考書，如在長沙找不到，可開一單，寄「北京東城王府大街中國科學

院圖書館」代爲設法。科學院圖書館目前存書極少，先生所需用者或須設法購求也。專此奉復，并祝早日恢復健康。

陶孟和謹上

(一九五四年)九月廿三日

徐特立

遇夫先生足下：

前函及大著收到時，弟正抱病人醫院，第二次收到惠書剛出醫院，是以對於大著只略加流覽。二十年來對於國學荒疏以極，近二三年開始研究國學，到北京才得到足够的國學書籍。目前正從事這項研究，其中心爲史學。但史學屬於三代以上者必須讀經，所以訓詁也是必讀之書。尊著卷一《釋嫁》中詳證男子稱「家」，弟讀《周禮·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似是女子稱「家」，因讀了尊著，又有加從新考慮的必要。弟目前負有責任研究歷史。過去無素養，目前在北京師友較多，又苦

時間不够，兼之精力也不如從前。近來寫了兩篇關於史學的文章，以作編學校用的《歷史》之原則，是從近兩年來讀史所得再用來作寫歷史教科書之原則。目前開始進到有計劃地建設文化，而科學民族化是政協綱領之一，所以弟又回到讀經史，但讀的方法與過去有若干基本上的不同。是否有當，乞指正。此致
敬禮。

弟特立頓首

(一九五三年)四月廿一

二

遇夫吾兄足下：

《淮南子證聞》收到，感謝。《修辭學》奉上，請查收。北京近有改革

漢字之議，尚未見之實行。弟對此素缺研究，正在閱讀這一方的書籍，乞有以教我。弟在長沙時，丟下一本油印的《中國語言學》，不知現在那裏？請轉告笑蘇或書農兩兄替我找來，并請他們對該書加以批語寄下。未另函，乞轉致意爲盼。此請
著安。

弟徐特立

(一九五三年)十月八日

徐炳昶

遇夫先生：

前日接到手函，敬悉一切。上星期六日，見古史研究所負責人，詢問情形，據言：現在主要目的爲儘量使一切的老學者能發揮其工作潛力，絕不拘拘於任何形式；不顧實在情況，一切採取平均主義，實違反國家文教政策云云。依昶之所見聞及體會，其所言實代表國家政策，絕不含有虛偽成分。昶個人每日到所辦公，但所中負責人屢勸不必拘泥形式，亦從未見有拘泥學習形式，致令人枯坐的情事。先生所躊躇者，均不須過慮。并聞對於年衰不便北來之老學者，也將籌劃適當的安排，以便其發揮潛力，昌明文教。似此，則先生能北來固佳，如有困難，即留本處研究，來信商榷，

當亦不難找出辦法。惟有一事似須注意者，北京近年人口增加，房荒殊甚。先生如定期攜眷北來，能先期通知院中早日安排才好。院中固備有招待所，亦不致令人彳亍街頭，但先期通知，似更妥善。特復，即頒

著安，并賀
春祺。

弟徐炳昶拜手上言

(一九五四年)一月廿九日

胡厚宣

遇夫先生道鑒：

院系調整後，不通音問，倏逾一年，尊況如何，無時不念！一年來，因作考古參觀，曾往北京、濟南、安陽、新鄉、鄭州、洛陽、開封、蚌埠及蘇州、無錫等地。幾次曾擬赴長沙參觀楚墓發掘，並可拜謁先生，終以種種原因未能實現，甚為遺憾！曩蒙賜贈尊著《積微居金文說》，創見累累，獲益良多！在北京時聞北大及考古所友人言，尊著《甲文說》經修訂後即送考古所出版，未審何以迄今尚未見刊行，念念！拙編《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一書，編成數年，最近始由上海一書店付印，收拓本五六四二片，

數量約等於羅氏《殷虛書契》前、後續三編。分訂四冊，用宣城珂璣版印刷，約本月底或
三月初可以印完。數年前先生曾慨允爲作序文，未審最近有時間否？嘗念
自抗戰初起，在後方時，即承先生不棄，通函督教，所受益多矣。今倘能
再獲序言以資策勵，尤所幸感！隨函奉上拙作序例，先請賜閱，一俟印出，
當再檢一樣本寄上。又先生有何大稿擬出版者否？匆匆，敬請
著安！

後學胡厚宣頓首

(一九五四年)二月一日

附《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序要》十三葉。

遇夫先生道鑒：

前上一箋，諒邀賜覽。春節前羣聯出版社負責人過我，謂先生有《卜辭疏義》一書擬出版，向後學徵詢意見。後學力薦此書價值，并向彼介紹先生為國學大師、經史小學前輩泰斗，在科學院為歷史部門院士，因彼等固不知也。羣聯社近由四家出版社合營，分工專出歷史書，資金比一般私營出版社為充足，主持人亦較為進步。盼先生能將此書交彼出版。隨函奉上格紙一張，賜寫序文，可照格大小，將來貼於格中，以先生手蹟影印。如先生不便寫小字，則寫大一些，將來縮印亦可。匆上，敬頌

春釐！

後學胡厚宣拜上

(一九五四年)一月六日

三

遇夫先生道鑒：

兩奉賜書，敬悉一切。承賜撰序文，拜誦之下，獎飾過甚，愧不敢當！足見前輩誘導後進之熱誠，將永不能忘！此序將製珂羅版，或用仿宋字排印，看那種好看，後學已交出版社決定矣。全書大約下月初可以印出，印出後，當即寄呈請政。羣聯出版此書，版稅抽百分之十，訂約時先付初版四分之一，出版後再付四分之一，以後每月按實銷數結算。滬上編著人不少提議爭取出版後將初版版稅一次償清，惟尚未向出版社正式提出耳。專此道謝，並頌
著安！

後學厚宣頓首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七日

此函寫好未發，奉到十二日教，「御風」二字遵改無誤，請釋念。再謝！又經電詢羣聯，關於尊處稿件事，據云已寫信去矣！又及。

四

遇夫先生道鑒：

前上一箋，諒邀賜覽。拙編《京津集》於上月出版，當即託羣聯出版社寄呈一部請政。此次印刷雖較以前爲好，但仍有缺點甚多，務祈不吝指教爲幸。尊著《甲文說》已印出否？報載科學院出版《積微居小學述林》，不知是否即此，抑係另一書耶？倘科學院送先生有多，懇惠我先睹爲快爲感。專此，敬頌

著安！

後學厚宣拜上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日

承惠撰序文，印刷局謂紅格印出不好看，故另寫一道，未能用先生手蹟，爲憾爲歉！

五

遇夫先生撰席：

前後奉到賜贈尊著《小學述林》及《甲文說》兩書，拜誦之下，乃深覺解放以來，關於甲金小學，惟先生著作最富，發明最多，其貢獻之大，蓋突破已往所有之學者。傾仰至極！頃又奉十九日賜書，關於乙戌爲武丁之配，細審原拓，我完全同意尊說。由拓本觀之，蓋極清楚爲晚期之卜辭也。所云郭某，乃上海文化局一職員，其人勤於拓墨而已。復旦課已結束，

日內將應東北師大之邀，前往長春作短期講演。歸來過京，或可小住。七月下旬返滬，大約又可讀尊著《卜辭求義》一書也。專此道謝，並致敬禮！

後學厚宣拜上

（一九五四年）六月廿二日

遇夫先生道鑒：

奉一日賜書，并附尊著《甲文說》正誤表，極感厚誼！頃羣聯負責人來復旦，後學以尊著稿酬事相詢，據云尊著係按百分之十抽付版稅，出版時先付初版五百部版稅二分之一，俟銷售一半時再付二分之一。再版時仍按照此辦法處理。與拙編稿酬辦法相同。並謂已寄上一百萬圓。尊著本月

二十日即可出書，印刷裝訂，俱仿郭沫若《金文叢考》等書，極精美也。後學暑假赴長春講學八天，然後參觀東北各地博物館後返滬，往返費時三週。過京時曾遇科學院歷史所第一所尹達副所長及第二所向達副所長。據言調人俱未能去。在大學教書者，皆不肯放行。此事恐須整個通過中央來解決。現第一所只顧頡剛先生一人已去。辦公者除顧外，僅另一年輕的張德鈞君。徐中舒先生曾到京開會，會後又回四川。後學則不知明年能去得成否。先生近又有何新著否？盼多賜教為感！專此，敬頌
著安。

後學胡厚宣拜上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一日

姚薇元

遇老吾師尊鑒：

十日賜示敬悉。甲骨之學，海內漸成絕響。湘師僻處山陬，不特考索時無可就商，將來衣鉢亦無可傳授者。與其淹留嶽麓，似不若北上爲愈。住宅等問題，想主其事者必能妥爲料理也。

寅老以體弱，有安土重遷意，尤怕主持所務，開會不勝其煩。聞當局仍在敦勸，如何決定，尚未獲悉。

戒老近又得一女，偏憐備至，益見其精神矍鑠也。

來此忽已三越月，一般感覺湖北在各方面不若湖南之有朝氣，處處官

腔十足，固不特武大爲然，更不特學校爲然。此次姚唐轉學便費盡各種手續，碰了很多釘子，走了許多彎路。嘗靜思索其所以然，殆關係人民氣質不同及解放以來黨政領導之踏實與否的結果。不識師意謂然否？寒流來，又冷至零下四度。湖南如何？尚希珍攝。專此，敬叩
鐸安！

姚徽元敬上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六日

遇老吾師尊鑒：

奉賜示，敬悉尊體違和，北行稽遲。不識刻已康復否？無任企念。生
意高年氣衰，似宜靜養，麓山清幽，環境當較塵囂之京華爲佳。寅翁未應科

學院之邀，職是之故。大著拜讀數過，對古史發明實多，即此嘉惠士林，較講壇傳習收益尤宏。生性木訥，自度以從事研著爲佳。科學院現正擴大，張羅學人，自是良機。惟寅老與該院主持人意見相左，未便以此懇託。老師既不北行，則於京友函牘中略爲提及；設有不便處，俟之他日，勿以此掛懷爲禱！專此，敬叩
鑑安。

生薇元敬上

(一九五四年)六月廿六

謝德風先生來函索講義，此間暫無以應，附函乞囑代轉遞爲感。生又啟。

黎澤泰

遇老道席：

手教奉悉。尊印代覓昌化舊坑，微有鷄血斑痕，惜拙刻不相稱耳。茲遵囑託吳同志轉遞，尚乞法家察正爲幸。祇頌
道安。

黎澤泰拜啓

(一九五四年)二月廿三日

徐中舒

遇夫先生道鑒：

暑間因赴京參與綜合性大學文史教學研究座談會，歸後得讀惠示爲慰！

張慎儀《叢園叢書》此間舊書肆一時覓不得，中舒舊存有一部，謹以奉貽。張有孫名永言，現在川大中文系任助教，今年開語言學引論，可謂能繩其祖武矣。永言說其王父曾在滇人趙藩幕中，民十七年逝世。現時渠家已中落，家刻書版早已蕩然。專此奉復，順頌
撰祺。

徐中舒謹上

(一九五四年)九·三〇。

柯純卿

遇夫先生著席：

久違教晤，馳念良殷。弟現在濟南史學會工作。茲因前與左次脩先生合作《甲骨字典》，現由機關寄送樣本一份徵求意見，希多加指正為荷。再弟等在濟僻陋寡聞，甲骨文工具書籍見到甚少，又甲骨學各先進先生住址多不知悉，茲奉上名單，祈為示知，以便寄送為荷。此祝
健康。

弟柯純卿敬上

(一九五四年)十,廿七。

尹石公

遇夫先生左右：

畢誥遠頒，如聞警咳。積年闊別，寧不忻然！《香宋集》爲周、江兩公囑爲校理，譌誤太多，前贈之本即有四五十個錯字在校誤表之外者：下卷四十六葉失題一崔不雕，失題二謝四溟，秋詞董天錫，當時迄「未」發覺，可笑之至。王疏安先生欲得此書，友人高君代爲將意。刻下分得者去年送完，再版須俟若干時日，擬向友人中詢問已經閱過而不須復覽者，當可索回報命也。去年在杭遇少濱於湖上，步履如飛，優於往日，援庵前年在京住醫院休養，未晤；匪石從蜀來申，亦頗衰憊；蜀丞迄未見。弟今年六十八，視聽皆差，不堪前進，視我公之健餘劬書，日新月異，慚負多矣。勿復，即頌

纂安。

弟尹石公頓首

席魯思兄仍在湖大否？叔章即世，湘訊寂寥矣。不具。

（一九五五年）三，十。

附高君寄來郵片。未審劉君是否爲王君索也。

整理後記

近、現代學術界人士寫給先祖父的書札很多。由於戰爭和其他原因，這些書札大部分都已散失，一九六六年又燒掉了胡適等人寫來的書札，幸存至今的便只有很小一部分了。

二、現存書札共二百四十二通，其中二百零三通保存於家中，三十九通保存於湖南省圖書館。本書收錄了一百八十八通。沒有收錄的五十四通，有些是商談較為瑣屑的事務性問題，有些則屬於便條之類。

三、祖父生前曾先後將部分書札裝訂成冊，分別題名《師友遺札》和《鱗鴻集》，還有一本《友朋投贈》，則既收書札，也收序跋和詩詞。此次整理出版，經徵得各方面意見，將本書定名為《積微居友朋書札》。所收書札的作者共六十五人，其中梁啟超、胡元儀、蘇輿是祖父的師長，章炳麟、張爾田是他的前輩，王重民、魯實先、余遜等人則是他的學

生和晚輩，但絕大多數作者屬於「朋友」的範圍，所以就這樣命名了。（祖父手訂的《友朋投贈》也收有他的學生的作品。）

四、同一作者的書札放在一起。作者次序的排列，以每一作者第一通書札的時間先後為準。（如林義光第一札寫於一九二八年八月，錢玄同第一札寫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故列林於前，列錢於後。）同一作者的書札則按時間先後排列。

需要說明的是：作者在落款後寫明了年份的書札僅佔極少數，還有一小部分，作者未寫年份而祖父在信後注明了年份，但絕大多數書札則只有月、日而無年。在此次整理過程中，筆者查閱了祖父三十餘年的日記（包括一九零七、一九零八兩年留學日本時的日記和一九二零至一九五六年間的日記，均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並根據日記的記載，給絕大多數書札注明了年份。祖父所注年份用民國紀年者，此次整理時也改為公元紀年，以求體例一致。不是書札作者本人所寫的年份，都用圓括弧標出，置於月、日之上。

本書收錄的書札，年代最早的是胡元儀的兩通和蘇興的兩通。根據這四通書札的內容，根據祖父手訂《師友遺札》的排列順序，可以大致推斷：胡元儀的兩通寫於祖父東渡日本

(一九零五年)以前，蘇輿的兩通則寫於祖父在日留學期間（蘇第二札在一九零八年日記中
有記載）。故將胡、蘇四札置於全書之首。黃節、吳承仕、林損三人的書札，既未寫明年
份，而在祖父日記中也未能查到。黃節逝世於一九三五年，吳、林兩人的九通書札也肯定
是抗戰以前所寫。現將他們三人的書札置於阿理克一札之前，大體上是不會錯的。

五、限於條件，對於書札內容一概不加注釋。這裏僅對幾封書札的收信人名稱略加說
明。胡元儀兩札所稱「仲遇」，蘇輿兩札所稱「敬庵」，都是祖父早年用過的字或別號。胡
元儀第二札所稱「曙箴」，是伯祖父樹穀（鄉誼）先生早年所用的別號。張舜徽札所稱「西
堂」，是李肖聃先生的別號。

六、明顯的錯字用方括弧訂正，脫字用方括弧補出。個別難以辨認的字，只好依據字
形或依據上下文加以推測，並用方括弧標上問號，以示存疑。

七、承蒙王力先生惠題書名，周秉鈞先生審閱大部分整理稿，何澤翰先生、劉知白先
生代為辨認部分草字，解決若干疑難問題，楊伍銘先生描摹甲骨金文，王顯先生幫助查找
參考資料，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湖南省圖書館、湖南教育出版社、嶽麓書社的有關同志也

曾給以支持和幫助，筆者至深銘感，謹表謝忱！

八、本書在辨字、斷句、標點等方面，難免還會有一些錯誤。敬希讀者指正。

楊逢彬謹識

一九八五年八月

曾給以支持和幫助，筆者至深銘感，謹表謝忱！

八、本書在辨字、斷句、標點等方面，難免還會有一些錯誤。敬希讀者指正。

楊逢彬謹識

一九八五年八月